浮出地表的性邊緣

性工作與跨性別

何春蕤 主講

經過這幾天的課，我有一個強烈的感覺，我把這個感覺濃縮為目前在我背後銀幕上投射出來的話：

> 知識就是認知世界的方法和媒介，也是這個認知活動的結果和沈澱。個人出於主體位置的有限身體經驗則是知識的重要物質基礎，因此也往往反映了、並構成了個人認知的局限。

換句話說，我們每個人認知世界的時候不可能擁有全知的位置，即，所謂最好的位置、最正確的位置、能夠看到最全面的位置。相反的，我們往往是在自己有限的生活和身體經驗基礎上去瞭解世界、認知世界。可怕的是，我們有時候會把自己有限的眼界當成唯一正確的、符合歷史的、符合社會的世界觀，而那種自以為是的觀點往往會對自己看不懂的東西做出一些強烈的反應出來。這倒不是說認知的方式錯誤，而是顯示，遇到有別於我們習以為常的知識和現象出現時，我們不應該先排斥、否認、批評它怎麼可以這樣；相反的，我們可能需要首先承認，我們自己認識世界的方式有可能缺乏彈性，缺乏謙虛，我們需要敞開眼界來認識別人是怎麼認識世界的、別人是怎麼生活的。真正有問題的，可能正是我們僵化的眼界。

今天下午，我就想要針對這個現象來呈現我在過去兩、三年中所做的一連串實地研究，而我所呈現的對象都是存在在我們一般的理解和認知框架之外的。同時，我也希望今天下午的報告能夠回答兩個重要的問題，這兩個問題也已經在這個課程當中開始浮現。

第一個問題就是，一直有人問我要怎麼樣才能找到另類的主體性（所謂「異己」、「他者」）？要怎麼樣才能看得懂眼前的這個東西原來是一個另類的主體性，而不是某些人意志不清楚、頭腦不清醒的胡作非為？事實上，另類的主體性很可能是我們這種狹窄的小腦袋認不出來的，是我們不太熟悉的，還可能是我們一向就很輕蔑對待的那種主體性。我會在今天下午報告的前半段，也就是透過我對性工作者的訪談研究來回答這個問題，順便也可以解釋為什麼有些人就是看不懂另類的主體性？為什麼有些人怎麼看都看不出別人有主體性？為什麼有些人怎麼看都覺得人家是淫婦，覺得人家是頭腦不清、愛慕虛榮的女性？

第二個很常遇到的問題就是：像這種另類的主體性是怎麼在日常的社會實踐中體現出來？怎麼呈現出來？怎麼長成的？換句話說，你我都是人生父母養的，活在社會主義的旗幟下，為什麼她長成那個樣，我長成這個樣？為什麼人家衛慧那個樣，我卻這個樣？你要回答的問題是：為什麼她可以長成不一樣的人？為什麼她能夠長出不一樣的主體來？換個方向來說，你又是怎麼長成你這個樣的？這個長成過程不是個抽象的過程，它是一個日常生活的過程。我要在今天下午的後半段，透過另外一種主體，也就是跨性別主體，來說明他／她們如何努力的長成他／她們要的那個樣，為什麼他／她們的主體性會跟你的有差別？

性工作者和跨性別者因此構成了今天要談的題目：「浮出地表的性邊緣」。他／她們們原來在地下，原來被大家踐踏，原來大家看不見，但是現在他／她們們因著歷史的因緣際會慢慢的浮出來了，而我

要透過我自己這幾年的訪談、研究、認識、虛心的學習來嘗試呈現他／她們。

性工作者

讓我先引用一位非常出名的女同性戀女性主義者（Joan Nestle）的話。她說：「如果我只知道自己的夢想，那我就永遠不會瞭解自己追求自我的衝動是如何侵犯了他人的生命史，我永遠不會瞭解我自己在語言、想象還有欲望上的局限，是如何弱化了我對他人生命的詮釋。」

我們在過去兩天半的課程中一直在說一件事情，那就是：邊緣的人口、另類的人口向來就存在，只是他們的生活世界和我們的生活世界一直被有意的隔絕起來。如果大家奇怪怎麼在你的生活中看不見性工作者，那是因為你的生活軌跡很根本的和她們的軌跡隔絕，我們彼此楚河漢界的過著不同的生活。人們還常常提醒你不要走到某一區去，那邊是不好的地方，提醒你不要化妝打扮，說那會使你像妓女，這些都是使得我們和性工作的生活軌跡隔絕的方法。但是現在在某個歷史的節點上，因著風雲際會的歷史因素，性邊緣人口走到了你面前，在這個時候，每個人都面對了一個挑戰，這個挑戰就是：當性工作者站在你面前，說「我要工作，這是我選擇的人生道路」的時候，你要怎麼回應？作為研究生也好，作為研究者也好，作為一個普通的女人也好，作為一個政策的制定者也好，在這一剎那，你就必須去回應這個現實。她已經說出她要的，你要怎麼回應？

性邊緣不被看見，被隔絕，被孤立，主要是透過「污名」的效應，也就是一堆先入為主的成見，認為性工作是可恥的工作，認為做這一行的女人是虛榮作祟，認為這樣的女人是下賤的女人等等，使得她沒有辦法對你說她是誰，使得她根本就自動隱形。但是，諷刺的是，在

壓力最強大，也就是在臺灣官方取消娼妓執照或者在掃黃打擊娼妓的時刻，往往也就是性邊緣人士浮出地表，和其他的人口群面對面，和其他群體結盟的時刻。當然，結不結得成盟是個問題，即使在 1980 年代，美國女性主義者 Kathleen Barry 發現有娼妓在女性主義的場子裏出現，在同一個座談會做引言人的時候，竟然也會說：「對不起，我不跟妓女同台」，因此要求妓女離場。這對於女性主義一向高舉的「姐妹情誼」是一大諷刺，顯示這些女性主義者要求自己的姐妹必須是某一種人，要跟她一樣，要受她尊重，要跟她同流的人才可以。要是跟她不一樣，是夠不著她那個階層的人，那就只能閃一邊去：「你不是我的姐妹！」

當然這種強壓的時刻也可能是不同主體在認識上結盟的契機，而這個契機竟然在 1997 年的臺灣出現了。在 1997 年之前，我們這些在臺灣搞婦女運動的人其實並沒有好好想過像性工作者這樣的女人。1993-94 年我們開始講女性情欲解放運動的時候，我腦筋裏浮現的其實主要是一個模糊的女人圖像，當然她可能有好多種樣子，包含了許許多多不同種女人，但是其中還沒有清楚地浮現性工作者的圖像，即使有點意識到她的存在，也只是一個模糊的存在，而沒有具體的理解性工作者是怎樣的。可是，1997 年當臺北公娼走上街頭要求工作權的時候，臺灣的女性主義者面臨了一個非常嚴峻的挑戰，那就是，當這樣的女人活生生出現的時候，你要怎麼樣回應？你要跟她站在一塊兒，維護所有女人的生存權益？還是你要站到當時的臺北市長陳水扁那一邊，用市政府的壓力把她們打回去？你選哪一邊？在那個時候，其實沒有中間的位置，你要不就是跟她們站一起，要不你就是跟強權站在一起。你要選哪一邊？

其實在 1997 年之前，臺灣也發生過牽涉到性工作者的爭議事件，為婦女團體面對面認識性工作者提供了一個契機，不過當時婦女團體

所表現出來的躊躇遲疑就凸顯了問題的所在。1994 年 4 月，臺北師範大學有個男教授被控性騷擾了他的女學生，後來還引起女性主義者和婦女團體聯手在臺北街頭遊行抗議這個社會容許性騷擾持續發生。沒多久之後又爆出另外一個案子，男主角就是電視節目「非常男女」的主持人胡瓜，他有天晚上跟一群朋友到酒家去，稍晚帶了一個小姐出場，第二天這個小姐向媒體揭露，說胡瓜對她有身體上的侵犯，這個消息當然又引發軒然大波。由於這兩個消息發生的時間很近，按理說，對性騷擾案關心的婦女團體和女性學者也應該團結起來，為這位小姐討回公道。可是這個時候女性主義者好象反而有點猶疑起來，這種遲疑很典型，因為她們就和一般社會大眾一樣，都在想：「這可能嗎？小姐不就是做這行的嗎？出場約會本來不就是某種協定要做那種事情嗎？而且胡瓜那麼有名有錢，說不定這個小姐是想趁機敲一筆。哎呀！誰知道這裏面有什麼問題，還是不要惹她為妙。」

多有趣啊！人們對女性主體的假設，其實決定了對同一類案件會有什麼天壤之別的評價和回應。如果牽涉到的是大家認為天真純潔的女大學生，就覺得「天啊！多可怕的壓迫」，還群起抗議，為她爭公道。可是如果是一個酒家女控訴一個有頭有臉的人，他們就會對她說的話加上好多個問號，對她的控訴冷漠以對。

就是因為這種成見，1994 年女性主義者沒有把握好認識性工作者的契機。可是 1997 年臺北公娼走上街頭卻提供了另一個契機，而這一次，女性主義者不得不面對問題。之所以非面對不可，是因為有一些主流女性主義者正是幫助臺北市長陳水扁廢掉公娼營業執照的人，而當公娼們沒有選擇忍氣吞聲，反而集體現身要求工作權的時候，另外一些女性主義者決定跟公娼結盟，也就是選擇與主流的女性主義者對立。後面這些女性主義者和公娼結盟的原因其實很簡單：弱勢女性抗拒強權的時候，女性主義學者怎可袖手旁觀？更何況公娼甘冒污名，

戴著公娼帽遮臉，拉著標語上街頭，她們平均年齡三十七、八歲，有些年齡非常大，大部分根本不識字，只有少數上過小學和初中，她們哪有那樣的公眾言語能夠跟陳水扁的女性主義策士們辯論性工作？她們只能說個人的人生選擇，她們只能說「我選擇用這個行業來養活自己，養活一家，但是至少我不偷不搶。」可是主流女性主義者就洋洋灑灑地說些女性主義理論，什麼父權剝削、什麼男性掠奪、什麼女體物化，反正說來說去就是要證明性工作是個對女人不利的工作，是個幫助父權的工作，是個屈辱女性的工作，而公娼們應該接受轉業，離開這個行業。

女性主義者在向社會大眾發言的時候還有一個利器，那就是有些女性主義者做過有關娼妓的研究。不過她們的研究都是在那種拘留被捕倡妓的地方做的。誰都知道，在這樣一個高壓結構的拘留所，如果有研究者來問被捕的倡妓：「請問你為何從娼呢？」決不會有人敢回答「我高興，我喜歡，這個工作錢多事少離家近。」（眾笑）她不能這麼說，要是說了，人家會說她死不悔改，這樣就絕不會放她出去。因此，如果有人問她在這個行業中的感覺如何，她一定要說多麼的不情願，多麼的痛苦，多麼的不想做，但是被經濟困窘情勢所逼。在拘留所的空間裏，研究者所能得到的有關於性工作的資訊因此一定會很局限，因為連性工作者都知道要把自己描繪成一個可憐的、受害的、又完全無助的角色，這樣才能獲得同情，早日釋放。然而，在那樣一個空間裏面收取到的有限學術資料後來竟然成為主流女性主義者在報告娼妓研究時非常重要的證據，有了這些資料就可以堂而皇之的說：「你看看，我們跟很多性工作者做過訪談、統計、資料，這些資料都顯示娼妓這個行業不能做下去，因此市政府的廢娼政策是正確的。」當時 1997 年的主流女性主義者就是強調女性在性工作裏面其實很難有她們的自主性，性產業的結構使得她們都被老鴇保鏢看得緊緊的，沒

有辦法自主，沒有辦法反抗，所以性工作不是個好工作，性產業是個非常惡劣的產業，一定要把它消滅掉。

可是當我們跟公娼並肩爭取她們的工作權時，我們所看到的、瞭解的卻不是那麼一回事，因此我們對於做另外一種學術研究有了興趣，我們覺得需要在一些比較沒有壓力和框架的空間裏去瞭解性工作者的生活到底是怎麼樣的。

首先，我們在訪談中觀察到，許多性工作者早已經在這樣一個被大家視為缺乏善意的工作場域，也就是性產業中，發展出頗為自主的力量與能動性，甚至能夠主動在性工作的實踐中創造某些形式的專業操演，也就是非常專業的自主能力，而不是說進了房間就任客人宰割。這和女性主義者對性工作者慘狀的描寫很不一樣。

另外，性工作者不但會使用她們專業的身分和形象來儘量掌握在性交易中的主導權，同時遇到別人質疑或者輕蔑她們的工作時，她們還會進行新的論述建構，以重新描繪女人在身體情欲上的可能發展，具體而且積極地改寫女人的情欲宿命。什麼是女人的「情欲宿命」呢？說簡單一點，那就是一般人遇到性事的時候總是覺得「男賺女賠、男爽女慘、男得女失」的情欲邏輯。可是性工作者在講性的時候從來不是這樣看事情，她們說到性事的時候，總是輕描淡寫、或者意氣風發、或者得意洋洋的，因為她們在這些事上總是最有經驗的，最掌握局勢的。可笑的是，這些新的看法和說法都是那些「好女人」根本想象不到而且很難理解的。等下我會舉些例子。

更重要的是，性工作者的這些論述說法甚至可以重新打造有關性工作的文化想象。她們所描述的性工作，跟我們在一般學術研究以及救援團體嘴裏聽到的性工作完全不一樣，因此這樣的描述和說法不但可以自我轉化性工作這個行業的文化意義，也可以間接改變性的社會與文化建構。

性工作的專業操演

好，我們來說說性工作者到底創造了哪些所謂的「專業操演」？因為時間有限，我只能簡單地解釋。

其實很多行業都有它「操演」（performativity）的特性。英國哲學家 J. L. Austin 創了這個名詞來說明語言中某些儀式性的說話本身就是一種「行為」、「行動」，而非只在描述什麼狀態；有人把這個概念翻譯成「以言行事」語句、「完成行為句」，中國也有人把它譯成「實行式言語行為」、「完成行為式話語」。我則選擇把它譯為簡短的「操演語句」，主要是因為「操演」本身帶有強烈的實踐意義，而且「操」這個字的原意中還有重復演練的意義（如軍旅中的「出操」），並且多多少少包含著「非隨心所欲」的意味在內，可以標示語言被社會文化形塑的層面。更重要的是，由於操演需要按著腳本重復實踐才可能形成原先的權力效應，因此也提供了很多可能被抗爭的主體挪用、改寫、曲解、重塑的機會。這正是操演的兩面意義。

用操演來說專業的實踐，意思就是說許多行業都發展出一定的儀式性做法，在說話和動作中投射其專業的形象，讓你覺得不得不跟著他們的遊戲規則來玩，這是用專業形象來掌控互動模式的手法。各位都去過麥當勞，一進門就有人用很正式的語氣跟你說「歡迎光臨」，然後到了櫃檯前面，他跟你說「我為您點餐」，你點完餐之後，他一定要補一句「要不要來一份 xxx」。你以為她們說這些話、替你建議點餐，是真的特別關心你，希望你吃得好啊！對不起，她跟每個人都講一樣的話，有一套儀式以表示她是一個專業的從業人員，在那種時候，你根本不能把她當成一個一般的青少年來任意地指使她。麥當勞的專業操演還透過空間上的安排控制著顧客的動線，建立起「秩序」來，大家按照店家所規定的秩序排著隊點餐，端著盤子到固定的地方去吃，吃完還要自動把餐盤收好。那樣的秩序，一個井然有序的空間，是麥當勞

文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專業操演。

事實上，所謂「專業形象」通常屬於那些與日常生活隔絕、操演實踐十分發達的行業。愈專業的行業（例如醫生、律師、軍人）就愈明顯有其操演的特性，以鞏固其專業性和權威性，不過也因此可能被別的行業模仿、引用這些實踐上的操演，以投射或者複製專業的形象，而能和地位比較高的行業一齊雞犬升天。這也就是說，今天麥當勞說「歡迎光臨」，趕明兒酒店也跟你說「歡迎光臨」，妓院也跟你說「歡迎光臨」，它們都引用同樣的操作方式來投射專業形象，行業之間相互的模仿、引用其實使得某些可能原來並沒有專業化機會也沒有專業化可能的行業（例如性工作）慢慢的有一些專業的形象和力量出現，使顧客不自覺地感受到這是一個有特別規矩的地方、是個不太能為所欲為的交易。當然，能夠模仿、引用別的有正當性的專業操演，並不一定會使性工作真正提高它的地位，可是至少它使顧客沒有辦法像從前那樣子為所欲為，認為性工作是個沒有章法的行業。性工作自己的一定專業規範、一定的專業操作方式，要是能繼續專業化，也就是說它設立起各式各樣的操作方式，對於顧客開始形成一些要求的時候，就愈來愈帶給性工作者掌握自身勞動過程的力量。

大家想象性工作是什麼樣的？有些人可能去過，有些人可能從來沒想過。很多人都認為那是一個讓男人任所欲為的地方，進了房間上了床，他們愛怎麼樣就怎麼樣。可是我告訴你，從來沒有性工作是這樣操作的，因為那樣子的操作方式會讓性工作的勞動者無法維持她的主權，維持她的自我，也就無法生存。一個勞動者雖然想要獲取她本身勞動力的一定回報，但是她也一定會建立起一些規定來維繫自己的某種主權範圍。大家都聽說過很多妓女有一件事情絕不跟客人做，哎，對了，就是不和客人親嘴，好象嘴是某種神聖境界，其他地方才可以商量怎麼樣操作。這就是一種維護主權的做法，一種不讓自己全

然被淹沒的策略。

當我說有一些性工作者已經在她們的日常實踐中找到了一些主體性的力量，發展出一些專業操演，已經開始愈來愈有力量，還有機會來操控她們自己勞動過程的時候，有些社會學者會跳出來說：「你描述的主體性跟勞動過程的操作，到底有多少妓女做得到啊？你那個描述是不是太美了點啊？很多妓女恐怕做不到那個程度吧？」我們談青少年自主性的時候，也有很多人說，「不是所有的青少年都是這樣吧！我看到很多青少年很混的，頭腦不清楚。」好了，這裏就遇到了一個有關「代表性」或者「典型性」的問題。

研究者到那些拘留機構裏面去訪談性工作者的時候，「發現」她們家庭背景都有問題、本身的價值觀混亂、羞於告訴別人她的工作，於是很快就做結論說，「看哪，這就證明了做性工作的人都是出於某種問題家庭、價值觀混亂、對性工作覺得羞恥。」大家好象也都接受了性工作的這種「典型」和「代表性」。可是同樣做研究，我們在性工作的現場訪談結果顯示出性工作和工作者的一些正面特質和力量時，大家卻立刻質疑：「是嗎？這有代表性嗎？」嘿，奇怪，她也是研究十個人，我也是研究十個人，怎麼她觀察的負面特質就那麼有代表性，而我研究的正面特質就沒有代表性？這種在研究方法學上的歧視是需要被提出來的。事實上，「代表性」或者「典型性」蘊涵了深刻的理論預設：在既有的觀點中，某些「代表性」正因為合乎了我們的成見，於是看來就非常的典型。說穿了，質疑「代表性」或者「典型性」，就是用這個方便的手段來排擠其他真實的存在。

接下來，就讓我來說說我的研究。我在臺灣訪談的性工作者不只包括臺北公娼，還有包括了讓人作畫或者幫著展示產品的人體模特兒，替人按摩的油壓指壓小姐，另外還包含我們臺灣非常出名的檳榔西施，就是賣檳榔的年輕女孩。有人或許會問，這些工作者都是「性

工作者」嗎？如果你覺得一定要有性交才算性工作者的話，那麼可能很多妓女都不能算性工作者，因為她們交易的形式蠻多樣的，事實上，現代的性工作很重要的內涵就是在性方面的調情挑逗，例如電話性交或者其他的非性交式性交易。要是你想象不到我現在說的各種性工作形式，那恐怕只反映了你對「性」的想象和經驗只集中在男對女的插入式性交，那是太單薄了。因此我在選取性工作者進行訪談的時候，決定寬廣的來看，考量的條件是她們的工作都以性的吸引為重要的動力，而她們也都同樣背負性的污名。

我以這樣的一個定義和原則來找尋在性領域中工作的人，而她們所展現出來的專業操演可以從三個面向來看：第一，性工作並不是讓顧客任所欲為的工作，工作者其實對於自己本身的工作有一定的局限界定，只願意做什麼，只願意接受什麼，而且有能力維持那個主權。第二，有人批評她們的時候，她們並不輕易的屈服而羞慚，反而挪用既有的正當論述來護衛自己。第三，在這個變化快速的年代，連性工作者也知道需要調整自我以便永續經營。

在第一個方面，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很多女性主義者都喜歡引用一幅照片來顯示男性肆無忌憚的侵犯女性主權，在照片中有一個打扮非常時髦的女性在街上走，周圍所有的男人都轉過頭來以異樣眼光看著她。女性主義者於是提出 male gaze（男性凝視）的說法，指出男性目光的侵略性和佔有性，女性觀眾也都在這個詮釋中感受到憤怒和無助。按照這個說法，人體模特兒應該是受害最深的了，因為她們就是光溜溜的任人目光淩虐啊！在大家的想象中，這個工作實在有點不堪。

可是我所訪談的人體模特兒卻不是這樣操作的，她用她自己的儀式性動作來建構出工作場所的氣氛，也以此來掌握這種場面的主控權。首先，她絕不在畫室眾目睽睽前面脫衣服，而是在別的房間或廁所中先換上一個袍子，或者用大毛巾包著，這種特殊的穿著就標記出

一個特別的身分，是與日常的自我有別的身分。走到畫室前面的時候，她也不會很靦腆的、羞怯的、膽怯的脫掉這最後的遮蓋，這樣的退縮表現事實上是向眾人表示自己已經先心虛了，先罩不住場面了。相反的，她會和所有的人四目相接，毫不畏懼的傳達自己主控局勢的樣子，完全不給對方任何期待的、盼望的、等看脫衣舞般的心情。人體模特兒不但用這樣的氣勢掌握整個作畫的空間，也主動掌握畫室的時間。她會自己帶一個鍾計時，還會有一個鈴，這兩樣東西就讓她成了這個空間中的時間掌管者，而透過掌握時間，她還可以掌握作畫者的動作。你以為在畫室中只有男性凝視肆無忌憚的淩虐女體嗎？錯了，她才是主導者，她會主動的說：「今天的時間分成四個小節，每一小節畫 10 分鐘，我會換一個不同的 pose。好，現在開始。」說著說著，「刷！」的脫下罩衫或毛巾，整個女體呈現，然後她自己高興擺什麼 pose 她就擺了。面前的人沒有一句話敢講，沒有流口水的機會，這就是專業操演，就是透過一些儀式性的舉動，某種言辭、某種表情，架構出來一個氛圍，以此來宣告：「這是一個非比尋常的場合」，而在這空間裏面，誰是主導，清楚得很。好女人出於自己的感覺、自己的身體不自在，也許只看到男性凝視在看女體，但是對於這個模特兒來講，她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麼，而且她有能力能夠操控這一群人，時間怎麼分段，要進行什麼活動，都是由她主導。

其他性工作者也一樣有自己的儀式動作來掌握交易的情境。我不知道這裏妓女一般的行業規矩是什麼，在臺灣的某些妓女戶裡，往往客人選定了妓女之後，這個妓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後面去端一盆水，拿條毛巾。這是一個儀式動作，表示「現在開始，我們進入性交易的活動，這個時段是有特殊意義和規矩的時段，而我是一個專業的服務人員。」這樣的儀式動作標明了交易空間不是尋常時間，而是有一定的架構和規範的，而性工作者則是這個架構和規範的執行者，她

的舉動維護了這段時間的秩序和意義。你看到的可能是妓女端水準備事後清洗身體；但是真正的意義其實是開始計費、開始交易、開始由妓女掌握交易行為。

一般人想象性交易的時候總是想到性工作者這個女人多麼可憐，任人蹂躪，不過讓我告訴你，性交易從來不是這樣的。比方說，臺北公娼交易的時間一節是 15 分鐘，老實說，15 分鐘的交易時間對顧客來說真的不是那麼好過的。我的意思倒不是說男人要維持 15 分鐘的雄風很難——當然那也是有點難（眾笑），可是真的困難是要一下子就能勃起才不至於浪費太多交易的時間（眾笑）。你們別笑，很多男人確實需要一些時間才能夠勃起，才能夠進入情況，可是你要知道，執業房裏一定有一個鍾，這樣大家該什麼時候結束才不會有不同意見，時間到了還要繼續，那你就要加錢。那個秒鐘嘀嘀嗒嗒走，壓力很大呢！（眾大笑）大家想象性工作的時候總是覺得：啊，一個龐大堅硬的陰莖和一個可憐無助的女體！對不起，各位，那個龐大的陰莖並不是永遠都龐大堅硬，它有時候想要龐大還大不了，想要堅硬還軟趴趴的，要不然為什麼威而剛（偉哥）賣得那麼好？為什麼那麼多人要吃治陽痿早泄的補藥？女性主義者越強調男人那話兒的龐大堅挺、永遠不倒，你就越覺得可怕，你就越沒有力量；可是事實的情況是，看到中國有淵遠流長的壯陽文化，很多男人每天補來補去，吃這個鞭吃那個鞭，你就應該知道所謂堅挺龐大的陽具很多時候不是那麼回事，但是可憐的是，我們女人竟然只能想到它很可怕，哎，真是自己嚇死自己。

在這裏我們得好好來想想，性工作者跟一般女人到底有什麼不一樣，所以不會把男人的那話兒當成可怕的東西，不會像好女人那樣自己嚇死自己，反而能夠日日與它為伍，甚至操作它？說簡單點，那是因為性工作者比一般人更直接、更頻繁、更赤裸裸地接觸到性和性所勾動的各種微妙反應，因此她比一般人更清楚那是怎麼一回事，也更

有能力來處理和它的互動。

比方說，有的男人進入執業房之後非常靦腆，很不好意思，你們沒想過這種事吧！有些男人一開始就陽痿，他不知道怎麼辦，或者他不知道應該要怎麼樣開始，要怎麼樣跟妓女互動。但是性工作者比一般的女人有更多的頻率、更直接、更赤裸裸地接觸到這檔子事，所以她們反而知道怎麼搞，怎麼玩得轉，怎麼樣控制那些不可言喻的、不能說出來的情緒糾葛。你們可能聽說過很多年輕人第一次性行為都寧可跟妓女而不要跟自己的女人做，你們可能想，這是怎麼回事啊？這個人怎麼腦筋不清楚啊？其實那是因為，性在這個社會脈絡中被賦予了太高的禁忌和顧忌，男人又被指派要在這種事情上顯示出他的男性氣質，也就是主控場面、順利的完成表現。這麼一來，作為新手，他實在需要一個在性的事情上能夠體貼理解他的困難、他的躊躇、他的手足無措、他的脆弱自尊的女人，幫助他渡過新手上路的難堪。妓女雖然是個女人，但是她也是個陌生人，更重要的是，妓女的專業可以理解他的靦腆，可以理解他為什麼一觸即發，可以幫助他重振雄風，這是女朋友和老婆比較做不到的。妓女有她在專業上累積起來的經驗和知識，她知道要怎麼樣去安撫這個顧客，好讓顧客能做得好。很多妓女告訴我，她們常常遇到顧客一進門就陽痿的，在這個時候，性工作者反而要變成性治療者（眾笑），要給他鼓舞士氣，要慢慢地幫助他放鬆，幫助他能夠完成性交易。你要是沒有跟性工作者談過話，你要是完全從常見的文化想象來想這個事情，你就根本不可能知道這一面。

剛才說的人體模特兒更衣的儀式，以及妓女端水盆拿毛巾的儀式，都是性工作者標記她專業操作的儀式，用這些方式來積極劃定執業的時間和空間，以及其中的互動和活動。

我有一次問一位臺北公娼會不會在路上遇到客戶，那怎麼辦啊？她很灑脫的說：「那怎麼辦？不認得啊！喂，你到這個房間裏來的時

候，你是我的顧客，出了這個房間，誰認識你啊？」有人聽到這種話，可能會覺得真是「婊子無情」，可是你要從性工作的專業角度來看：那個罵性工作者「婊子無情」的人，他其實是要想幹什麼？他是希望性工作者不單單那 15 分鐘把他當大爺，還應該任何時候都把他當大爺。哪有這麼好的事？老實說，這種心態背後就是對於性工作者的歧視，因為這個人覺得一旦一個女人進入執業房做妓女，那她出來以後不管在家裏買菜做飯或者上街買東西，她都還是個妓女，她永遠脫不了妓女這個身份。因此，說「婊子無情」，就是企圖用「妓女」這個身份來籠罩性工作者的整個生命，來斷定她整個人生的評價。這種歧視性工作者、想要污蔑性工作者的語詞，對於妓女來講，就是對她的專業的一種污蔑。對所有女人來說，這種說法也是一種性別歧視，古代說女人失節是「一失足成千古恨」，運用的就是同一個邏輯：用性來斷定女人的生命價值。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性工作者堅持「婊子無情」的工作態度，她其實是在維護自我的專業，抗拒社會的污名。「性工作是我的專業，只是我工作時的身分，你沒權利要求我 24 小時都做婊子伺候你，沒那回事。」專業的身份是專業的身份，和我私人的生活隔開；公私區分清楚，這是專業精神很重要的一個表徵。我小時候，鄰家有一些媽媽在自己家裏開雜貨店，那種工作通常就沒辦法形成專業，因為她 24 小時都是雜貨店老闆娘，分不出什麼時候是上下班。可是現在你在 7-11 便利商店打工，即使是打工而已，幾點上班，幾點下班，下了班就走人，不必因為老闆還留在那兒，我就不好意思，我晚上再幫你白乾幾小時。現在講究得很清楚，工作時間和自我的時間分清楚，也唯有這個區分才能夠形成專業的形象。

除了時間空間上有區隔之外，很多性工作者也會限定交易的活動內容。有時候客人要求可不可以看一看下體，或者可不可以聞一聞，

摸一摸，我訪談的性工作者總是大剌剌的說：「摸什麼摸？要進來就進來。」對她來說，只准許有一種活動，你不要跟我親啊、摸啊、看的，就只准插，插完了事。（眾笑）你要知道，當性交易被界定、被局限為最傳統的陰道插入時，聽起來好象很不堪，好象性工作者是拼命維護她的身體主權，很不得已才讓渡這個寶貴的器官；可是事實上，這種交易方式真正的意義在於大大的限制了顧客使用性工作者身體的幅度和時間。最重要的是，這個限制對顧客形成了一定的要求——大家都瞭解這個活動對陰莖的要求有多高吧！因為沒有一定的硬度就插不進去，可是別的地方又都不能碰，就只有那個所謂「最寶貴的地方」可以（眾笑），可是最寶貴的地方呢，還得要顧客自己有相應的能力才能使用，要是硬不起來，還就是沒法用，就算硬起來，大部分人也用不了多久。（眾笑）這麼有利於性工作者的操作方式，可是好女人、女性主義者卻看不懂！

這些限制有些時候也和性工作者個人的身體感覺和原則有關，能容許什麼，能接受什麼，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身體感覺界限。我有一次訪問一位人體模特兒，她帶我去認識她的朋友，是做油壓指壓小姐的。人體模特兒跟油壓指壓小姐說，「我是不在乎男人畫畫的時候看著我的身體，反正看看又不會怎樣，可是我受不了還要去摸他們的身體，給他們按摩。」油壓指壓小姐卻說，「我受不了人家看我的身體，因為在按摩的時候，他在我的手指之下，被我操弄，我捏重捏輕隨我操控。可是，要是眼睛一直看著我，我可受不了。」你有沒有注意到？即使性工作者本身也有很不同的身體感覺，有些人可以承受這個，有些人不可以承受這個；有些人可以承受那個，有些人不能承受那個。而不同感覺的人就選擇不同的性工作形式，各得其所還挺好的。

不管性工作者選擇怎麼操作性交易的內容和條件，她們都需要有周圍環境的支撐，讓她們能夠振振有辭的拒絕她們不想要的交易，讓

她們能夠掌握這個交易的內容和條件。臺北公娼過去因為是有正式執照的，因此可以決定接不接某個客人，可以決定願不願意提供某種服務，她們有權利拒絕客人，也有權利在客人耍賴的時候叫公安來處理。要是只能做私娼，就沒有太多討價還價的力量了，因為有事沒事客人還可以舉發你啊，還可以告你啊，你吃了虧，你被客人搶劫，被客人白嫖了，你也沒話可以說，無處投訴。這就是為什麼當政府一心一意要打黃，把性工作當成非法活動的時候，妓女的境遇也就更加淒慘，因為她完全沒有任何的籌碼可以用來掌握自己的勞動過程了。

所以說，把性交易限制在一個特定的、部分的、預先就決定好的身體部位，或者限制活動的內容，或者改變性交易的意義，這些都會有助於性工作者動員專業主義所蘊涵的力量，以便有效地控制性交易的過程和意義。

你們問我要到哪里才找得到另類的女性主體性，那種不是傳統那樣無力的主體性？我告訴你們，另類的主體性就是擺在你面前，恐怕你也讀不懂。你還在說：哎呀，性工作者在忍痛犧牲啊，哎呀，她無法抗拒啊！你卻沒有想到她是在操控整個局勢。就象樣板戲「沙家濱」裏說阿慶嫂：「這個女人不簡單」。（眾笑）

性工作的論述策略

接下來我們來講性工作者專業操演的第二部分，也就是她們如何援引正當的論述來描繪自己的工作。性工作是長年被人瞧不起的工作，是被污名的工作，性工作者因此常常會面對被人羞辱、被人質疑、被人不齒的場景；社會就是用這種方法來顯示性工作的低下，顯示這種勞動是沒有社會價值的活動，用這種方式來提醒其他的女人不要走進這一行來。按照污名運作的邏輯，性工作者應該自動為自己的工作感到羞恥，感到慚愧，應該自己在地下挖個洞，把頭埋進去，沒

臉見人才是，也就是應該服膺社會價值對她們的評價。可是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性工作者已經慢慢發展出足夠的力量去抗拒這種羞辱，抗拒這種評價，她們會積極的轉化各種流行的文化和說法，來為自己的人生職業選擇提供正面的、積極的辯護，因而也挑戰了主流的價值觀。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你們或許也聽說過臺灣很著名的檳榔西施，其實檳榔西施就是賣檳榔的「得來速」（drive-thru），也就是說，像某些麥當勞速食店那樣，駕駛不用下車就能坐在車裏買東西，服務人員把東西送到你車窗邊的那種得來速。只不過臺灣的檳榔西施這種得來速服務人員都是年輕的「美眉」（就是年輕女孩兒的意思）而且她們的穿著都十分火辣，又短又薄，穿著全面升高的麵包鞋，妝化得非常漂亮。路邊的檳榔屋整個都是透明的壓克力窗，司機們開車經過的時候要是想買檳榔、香煙、飲料什麼的就可以停下來，檳榔西施小姐就會穿著高跟鞋咚咚咚的跑下來問要買什麼。司機先生們在路邊稍稍停一下下，就會有這麼一個漂亮的美眉拿飲料啊、香煙啊、檳榔啊，還給你一個微笑。就這麼一下，這一天這個卡車司機都會覺得很愉快（眾笑）。你們不要笑啊，如果你是一個勞動階級的男人，指甲黑黑的，身上的工作服沾著油污泥漿，根本沒辦法光鮮亮麗，這種男人在街上要是和漂亮的美眉們迎面相遇，美眉們保證沒什麼好臉色，嫌你髒，嫌你成份不夠好，要是盯著美眉看，她還會說你色迷迷，是怪叔叔。但是在檳榔攤工作的美眉就會對經過的勞動階級朋友們很友善，做生意嘛，有好臉色就有好生意。

可是就有很多人看不順眼檳榔西施的穿著和她們跟路過的勞動階級男人打情罵俏。有人就說，檳榔西施的工作沒有任何社會價值，就這樣拿來拿去，跑來跑去的遞東西，有什麼意義呢？我訪談這些檳榔西施老大不服氣的說，「我們比麥當勞的服務還周到，你去得來速還得到特定的車道，隔著窗子拿點餐的時候還得伸長手臂。哪像我們檳

榔西施親自把東西送到你的車窗邊，你手都不用抬就拿到想要的東西了。老實說，我們做的服務比麥當勞還要好，還周到。再說，臺灣有 7、8 千家檳榔攤，重要的道路邊都有，分佈的密度比 7-11 還要多，給了大家多少便利啊。」

你看到沒有？當她在說這個話的時候，檳榔攤不再是一個賣檳榔的小破爛攤而已，它甚至把麥當勞和 7-11 這兩大跨國企業都贏過了。

有人就說，檳榔西施穿的衣服太少，有礙觀瞻，影響社會風氣。我訪談的檳榔西施說，「我們哪有穿得少啊？人家 Coco（李玟）啊，張惠妹啊，哪個穿得比我們多？可是人家還上國際媒體呢！如果我們有礙觀瞻，那她們對敗壞社會的風氣影響更大吧！要抓就應該先抓她們。」說得對啊！大家平常在電視和演唱會上看到這些新一代的藝人，她們穿的可不比檳榔西施多，可是大家就沒有覺得她們穿得少，可是在路邊檳榔攤看到西施穿得跟她一樣，大家就嫌少了。這——就是歧視。現在很多飯店餐廳啤酒屋也有促銷啤酒的美眉們，她們穿的衣裙又緊又短，可是也沒聽說要取締她們。更不要說像電腦展、汽車展、電器展之類的場子，這些促銷的辣妹都穿得很少，也沒人說什麼，可是換了檳榔西施就是不行。這——就是歧視，而且還是階級歧視。到了夏天，滿街的少女都穿著細肩帶的上衣，低胸的上衣，超短的熱褲迷你裙，怎麼就屬檳榔西施要被挑出來批判？巴黎米蘭倫敦的時裝秀裏多得是比她們還暴露的衣服，可是都還上電視傳播全球呢！當我們把檳榔西施的衣著孤立起來看的時候，會覺得刺眼，但是你把眼下大部分年輕女孩的穿著並排放在一起看的時候，西施可又沒那麼特別了。

有一次我訪談一位檳榔西施，問她如果有人批評她穿著不檢點的時候，她會有什麼感覺。結果這位西施說：「我哪有不檢點，我穿得很端莊呢。」她接著教了我一課。你認為端莊等於不暴露，但是端莊

還有另外一層意義，而且絕對是站得住腳的意義。夏天的時候女性通常光腳穿涼鞋，沒人穿絲襪的，天熱嘛！可是檳榔西施都穿絲襪，而且她們都穿很高跟的鞋子，有的是細跟的，有的是粗跟的高底鞋，或者高平臺的麵包鞋，絕不會穿日常的那種平底鞋或者學生鞋。還有，她們的穿著都是成套的，上身下身一定有某種顏色和式樣的配搭，哪像你們一般的穿著沒什麼色調，也沒什麼風格，更沒什麼型。（眾笑）檳榔西施說她很「端莊」就是說她是穿整體搭配的衣服，還穿著絲襪、高跟鞋，看起來真的是細心搭配的。從這個角度來說，你們哪個人像她那樣「端莊」？（眾笑）檳榔西施穿的衣服本來就應該有別於尋常衣著，因為這表示專業的身分和態度。在工作時穿和一般人日常不一樣的衣著，就像職業女性上班時通常會化妝一樣，就是一種表現專業的態度。

好，這一點說不倒她，不過還是會有人堅持：「哎呀，你穿成這樣，被人家眾目睽睽，看來看去，難道不難過啊？」檳榔西施的回答總是：「那有什麼關係？看得到又吃不到。而且，看又怎樣？看就少了一塊肉啊？看又不會死人。」也許有些女性會說，「怎麼看不到？裙子那麼短，明明就看到了！」（眾笑）可是檳榔西施說：「你傻了啊，我們這一行都會穿一種保險褲。」保險褲就是一個非常貼身的、伸縮很好的短褲，貼身的，就跟小三角褲一樣大小，可是不透明。大多數檳榔西施遇到那種自以為占到了便宜、看到了什麼東西的人都會笑他：「你以為你看到了嗎？哈哈，還早呢！」（眾笑）她很得意，因為在那一剎那，這個男人的無知反而被暴露出來了。所以保險褲是一個有效的武器，讓西施們自由自在地在那裏走來走去，腳翹來翹去，沒什麼關係，因為有保險褲護身。更有意思的是，請注意一點，到底有沒有穿保險褲不是關鍵問題，因為她隨時都可以講「我有穿」，你能把她怎樣？難道掀起來檢查不成？所以無論任何時候，保險褲這三個字就成

了真的「保險」褲。

不過，這也並不表示檳榔西施就是百般護衛自己不要被人佔便宜。事實上，很多時候，「有沒有看到什麼」反而構成了檳榔西施跟顧客調情時的一個慣常招式。顧客得意的說：「哎，我看到你裏面穿的了。」檳榔西施就說，「是嗎？有看到嗎？你確信嗎？」客人就說：「有啊！白色的。」西施就假裝吃驚的說：「哎喲！真糟糕，被你看到了吶！」在這裏，顧客和西施其實借著一個可能有可能無的東西來進行了一次小小的調情。西施有什麼損失嗎？沒有，因為在這個過程中，其實檳榔西施在傳達一個訊息：「客人，我當然知道你想吃我豆腐，但是我不跟你翻臉，不過你也佔不著我便宜。」結果，就是因為她沒有跟客人翻臉，所以下次客人還會來，生意就做到了。

在這裏我們看到，其實現代有很多性工作的形式是透過所謂的調情來進行的。它不是透過真正身體上的實際接觸或者性交的行為，而往往是在這樣一種非常曖昧的狀況下彼此互動而進行某種交易，好讓這個女孩子能夠憑著容許這一點點甜頭就生存下去。可是很多人還看不順眼這種調情，覺得那是煙視媚行，他們說有些檳榔西施穿得少少的，還跟客人打情罵俏，真是不象樣。我問一位檳榔小姐跟客人打情罵俏是怎麼回事？她的回答很有意思。她說：「今天他看我，那我就給他看回去。你要看，好啊！那我就給你看，我看你看到什麼時候。」很多時候，男人凝視女人，你越不好意思，那個眼光的氣勢就更強，因為你不好意思啊，你就躲啊躲，他的眼神就更肆無忌憚地看。可是檳榔小姐瞪回去，比氣勢的時候，那個男人反而沒辦法再看下去，又不能阻礙交通太久，只好訕訕的離去。有些膽大的客人說：「小姐，可不可以握一下手啊？」「可不可以親一下？」檳榔西施說她就會伸手打他，做一些動作讓他知道不必動手了，這是之前的小姐教的，那位資深的檳榔西施說：「情願你去摸人家，也不要人家摸你」。

在這些例子裏，檳榔西施面對即將發生的可能騷擾，在情勢尚未到達失控的狀態之前便主動出擊，用手輕拍（也可以策略式的重拍）客戶的肩、臉、或自己選擇願意碰的其他部位，以顯示她也在配合調情，但是實際上卻完全是由她自己來決定幅度和程度。而通常在這種善意而充滿曖昧的回應之下，顧客也不好再輕薄下去，這種互動反而維繫了友好的關係，日後顧客還願意常常回來重演。重要的是，在這個互動中，美眉們徹底拒絕做被摸的客體；相反的，她們採取具體行動，變成了摸人的主體。檳榔西施說「『情願』你去摸人家」，並不是出於情不得已，而是策略的有心設計。

永續經營性工作

很多時候性工作者在工作中所採取的策略都有這個層次的意義，也就是要如何和顧客互動，以便掌握這個互動，而又不讓顧客覺得挫折，最終留住顧客的忠誠，以後固定來上門。套個流行語，這也叫做「永續經營」，這是性工作者專業態度的第三種表現。

像是買檳榔這種每天都需要、重復性很高的活動，檳榔攤要是一成不變，遲早吸引力會降低，轉向其他比較變通的攤子。客戶不來，生意就差，所以為了吸引顧客每天來，工作者就得想想要變什麼花樣。你們看麥當勞也三不五時推出新的玩具、新的贈品、新的貨色，其實也都是為了同一個目的，希望顧客會有欲望、有期待，能繼續主動上門光顧，這才是永續經營之道。

臺灣的檳榔西施就是這樣才常常更換她們的衣著樣式花色。有一陣子她們竟然穿起裙子很短、上衣開口很低的改良式護士制服來，當時很多卡車司機趨之若鶩，聽說有護士小姐賣檳榔，就統統跑去那邊看。（笑聲）其實，這並不只是看看，而是新的衣著暗示新的角色，也因此為一陳不變的購買行為增添了一些趣味。平常在醫院裏，你哪敢

跟護士調情？（眾笑）你要是敢跟她調情，她給你打針的時候你就會知道厲害。（眾笑）可是在檳榔攤和護士服的檳榔西施互動的那一剎那，卡車司機可以有二十秒鐘的交會來嘗試一個新的情欲狂想，他和西施之間可以短暫的假裝是病人來找護士「拿藥」，就是買檳榔，在嚴肅的護士服聯想中注入一點輕鬆的氣氛，讓日常疲憊壓力的工作中有一剎那的脫逃。有好一陣子，檳榔西施都用各式各樣的衣著模式來吸引顧客，有一陣子流行日本美少女，還有一陣子她們就打扮成日本卡通人物皮卡丘（眾笑），耶誕節前後就打扮成聖誕老公公的那樣子，只是裙子很短（眾笑）。檳榔西施的服裝透露出臺灣文化生產的模仿能力，可是這個模仿卻被她們改換出一個非常充滿活力和創造力的呈現。也在這些改裝中給勞動階級帶來一些新的話題，新的刺激。

講到永續經營，我再舉另外一個例子。臺灣有油壓指壓的按摩小姐，她們服務客人時當然知道有些客人想要佔便宜，不過這些小姐也有她們的一套功夫來掌握局勢而不得罪客人。油壓小姐說，要是一個小時是一節，那麼客人一進來你就要說，「啊！人的背部最容易疲勞，來來來，我們先按摩背部。」你以為這是關心你呀？各位，你面朝下，躺躺看，你還能做什麼事？（眾笑）你連手都摸不清楚方向，你還能抓她什麼？所以油壓小姐通常都叫客人面朝下，然後替他們細心地按摩背部，你當然會按到屁股、按到大腿這種很敏感的部位，可是因為「先機已失」，他沒辦法操控你，所以你可以在上面比較容易掌握。要是按了一陣子，時間過了一些，客人按耐不住，想要更進一步，油壓小姐就會說：「哎呀，不要這樣子啦！要慢慢的玩啦！」這個時候她很聰明，她就會用她的手或者甚至乳房去輕輕的按摩客人的陰莖。這可有很多好處，第一，當然很刺激呀，因為從來沒玩過這玩意兒，老婆從來不肯這樣幹吶，所以男客當然是很快就「解甲歸田」，既然結束，就算時間還沒到一節，也就只好付錢離場，要不然還要幹

嘛？西洋電影裏男人辦完事總要先抽支煙，也是個儀式性的動作，不抽煙怎麼辦？這樣看著一個軟軟垂頭喪氣的東西，不抽煙怎麼辦？抽支煙，表示自己很悠閒的樣子，（眾笑）還要得意的說：「怎麼樣？還不錯吧？」（眾大笑）第二，要是客人沒那麼快結束——有些人會陽痿但是欲望還是很高，那麼小姐就繼續她的「輕功」，就是輕柔的撫摸，這樣也很省力，比一般的按摩來得省力，時間到了還沒結束的話，欲望還是在那兒，客人也就再買一節，小姐也多賺些。真是一舉兩得。像這樣的策略要靈活使用，或重或輕，或快或慢，或正或反，小姐要看情勢自己調整。

這裏的重點是，性工作者自己都會發明出很多操控局勢、掌握主導權、節省勞動力、增加收入的做法。可是這些做法對於別的女人來說，總覺得是個很大的犧牲，覺得這是在作踐自己；可是對性工作者來說，這是我自己掌握局勢。這個過程當中她掌控了局勢，但是好女人卻看不懂這種策略的使用，為什麼？因為好女人對性的態度和看法不同，她覺得性的過程會讓女人被控制、被使用，因此也從來沒有發展過力量來掌控局勢。（眾笑）這就是為什麼好女人看不懂性工作者，但是還瞧不起性工作者，憐憫性工作者。你看到沒？一個沒力量的人，想象不到女人在性上面的力量的人，即使看到了力量，也不懂它是力量。套句古話，夏蟲豈能語冰？

性工作不是一成不變的。現代的情欲文化繼續發展，性工作的內容也在轉變，性工作本身也要因應著情欲文化的變遷來作調整，以便競爭維持優勢。別以為那個行業一點都不現代化喲，我所看到性工作者實際是蠻現代化的，而且她們還學會了現代服務業的操作方式。我舉一個例子，臺灣有一種叫做「鋼管辣妹」的性工作，在舞池中有一根鋼管，辣妹則穿著暴露性感的衣服，繞著鋼管跳搧情的舞蹈，這種舞蹈很累人的，還要在鋼管上做出倒挂、下滑、旋轉等等很特技的動

作。這麼累的舞一直跳也不行，所以中間比較輕鬆的時候，辣妹就會到客人桌邊來跟客人做貼身的互動，順便也多賺一點小費。就是因為有這麼一個讓辣妹和客人貼身相處的活動，鋼管酒吧裏因此會實行一個預防客人亂來的制度，也在這個制度裏顯示出性工作行業的現代化進展。

我訪談的那個酒吧經理在客人進來以後總會先拉一個椅子到客人桌邊來坐，請客人抽根煙，說：「大哥，怎麼稱呼？第一次來嗎？你知不知道我們這兒怎麼玩吶？」然後經理就開始一個所謂「消費者訓練」，他會告訴客人在店裏會有什麼樣節目，有什麼可以玩的，怎麼算錢，消費內容是什麼，可以怎麼樣跟小姐互動，什麼樣的互動不可以。像這樣的「消費者訓練」其實就像我們搭飛機的時候空中服務員會教我們怎麼逃生、怎麼戴氧氣罩等等。我們通常在最先進的航空業裏才能看到這種教導，可是現在，在最底層的鋼管辣妹酒吧裏竟然已經開始訓練消費者以便掌握形勢。她們不成文的規矩是經理的椅子沒有離開這個桌子之前，辣妹的貼身互動絕不來這個桌。這是個信號：訓練尚未結束，客人還沒畢業，遊戲規則的共識還沒建立之前，辣妹不過來侍候客人。這種操作方式實在是很細緻的。

當訓練完畢，經理把椅子拉離開客人的桌邊後，辣妹才可以過去服務。辣妹跟男客人互動的時候其實很有趣，好女人看到一定會嚇死，因為辣妹的衣服穿得很少，通常只是短短的迷你裙勉強遮到屁股，前身中間一條拉鏈。為什麼一條拉鏈？扣扣子很麻煩啊，拉鏈唰的就拉開了，唰的就拉上了，方便得很。辣妹到了客人座位上，二話不說，一下子就跨上客人的大腿，和客人面對面坐著，私密的部位彼此接觸，哇！身體這麼貼近！你可能會覺得好象蠻不錯，客人占到便宜了，對不對？可是我告訴你喲！辣妹在客人身上的時候從來沒有一秒鐘的靜止，非常狂野的上下跳動身體，同時大叫「啊！啊！啊！」

（眾笑）就好象做愛似的。重要的是，辣妹的身體沒一秒鐘停過，又叫又跳的，讓客人根本沒法子做什麼事，想動嘴親親辣妹的乳房也抓不准，想動手摸摸下面又擔心被坐折了手指（眾笑），而且沙發椅還有彈性！更增加了跳動的幅度，也增加了準頭的困難度（笑聲）。這個過程看著很過癮，想著很過癮，但是實際上跨在身上的身體很重（大笑）。兩個人這麼做愛的姿勢，激烈的公開演出，可是其實，什麼都沒有（眾笑），只是在做運動而已！（大笑）再說，辣妹在客人身上不到一分鐘就走了，她不會讓你有機會適應或者找到掌握她的訣竅，她翻身下馬就是「小費拿來」。

這種以調情為主，看似有、實際無的性交易活動，目前是這些休閒工業裏蠻重要的互動方式。像酒店裏面，酒店小姐怎麼跟客人互動？也有可能是玩這種，要不就是猜拳脫衣服。你們聽到這裏就想到酒店小姐猜拳猜輸了就得脫衣服，到最後脫光光給客人看，多慘！拜託！誰猜拳的經驗多啊？小姐還是客人？小姐要是輸給客人，搞不好就是以退為進，想引客人多猜幾拳，等下小費多一點。你想要真的贏光她，門都沒有！人家從早猜到晚，你呢？我想要講的是，很多時候在表相上大家是從原先的「男強女弱」「男賺女賠」的邏輯來看男女間的親密關係互動，因此大家永遠看不到女人可能在操控局勢。你看不到！因為你根本看不懂！

上一代以前的性工作者常常是因為經濟壓力，比如丈夫怎麼樣、父親怎麼樣、哥哥怎麼樣而被迫進入這個行業，這個行業中的壓迫關係也透過老鴇和保鏢的暴力來施展在她們身上。而且即使不是她們的責任，她們還是帶著過去養成的那一代女人的某種羞愧，某種對性的羞恥來進入性工作，進去了以後也覺得自己一輩子都被玷污了，她們的人生也就這樣毀了。相較之下，新一代的少女進入性工作的時候可沒這個樣子，臺灣的媒體常常在報導中說：「哇，這些少女好敢吶！」

「好敢」就是說她們敢跟客人拼酒，敢跟客人劃拳，很敢於表現，脫光衣服跳舞也沒什麼關係！可是你們聽了可別先譴責她們道德感薄弱，你們換個角度來想：正是因為她們敢，因此她們通常更有力量去操控那樣一個調情的場合。過去我們想象性產業裏面的老鴇、保鏢都很兇狠，他們都欺負性工作者，剝削她們之類的。這年頭？不能再這樣，原因是什麼？倒不是什麼人權觀念強了而已，更重要的其實就是性工作本身的性質也在變。

我剛才已經講了，新的性工作不再只是那個抽插的性交，新的性工作包括很大一部分是調情、表演、互動。你想想看，這種以互動為主的性工作越來越倚賴小姐的情緒，要是小姐馬著一張臭臉，那怎麼跟客人玩互動啊？怎麼跟客人調情啊？怎麼做表演吶？在那邊跳鋼管舞的時候也沒法煽動客人的情欲啊！也因為這樣，以調情為主的性工作形式非常倚賴主體的情願和情緒，換句話說，在這種條件下，老闆還不得不伺候著小姐一點，你必須給她比較合意的勞動條件，或者給她比較自主的空間，否則，小姐不幹，或者不夠賣力，讓客人不盡興。

從以上這些例子可以看到，性工作在歷史的長河中也有了很重要的一些轉變，在這樣的新型性工作形式中，因為主體有更大的參與和操作，這個參與也就使得性工作者本身有更大的操控力，不但可以操控和客戶的互動，也有跟老闆討價還價的空間。新型性工作於是在這裏有了一些比較重要的質變。可惜很多人還是用老模式來看新工作，因此也就很難理解這些新興浮出地表的性工作形式和性工作者在專業中發展出來的力量。

跨性別

好，接下來我們來談談另外一個最近逐漸浮現在公共意識中的邊緣族群，那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跨性別」。大家可能聽說過南韓有個

著名的藝人叫做河莉秀，天生麗質，可就是生成個男生，但是還是以變性人的身分參加表演，今年她終於做完變性手術也正式改了身分，做了所謂的女人。可是跨性別並不都是變性者。「跨性別」本身是一個非常龐雜的範疇，包括了各種主體，就以我參與的臺灣跨性別小團體（台灣 TG 蝶園）而言，其中有男身女妝者、有曾經想過變性但是決定變裝者、有自認宜男宜女者、有準備男變女者、有已經完成男變女手術者、有正在（持續或斷續）服用異性荷爾蒙者、有施行喉結縮小手術者、有準備女變男者、有愛戀變性者的人、有已經做完女變男變性手術在複建者、有還在和父母抗爭身體自主權的變性者、有等候通過變性評估的跨性別者等等。讓我強調，以上這些描述跨性別者的說法都是很臨時的，因為這些描述都還是架構在男女二分的描述系統上，而對這些早已用肉身的存在不斷擾亂性別體制的跨性別主體而言，這些描述是一種簡化，也更凸顯出現有語言和思考是如何深刻的被性別二分體制所架構。

一般來講，大家常常說跨性別者就是「一個裝錯了身體的靈魂」，就連跨性別本身也常用這種說法來描述自己，也確實好象描述了一種悲劇性的存在狀態。可是我認為這種說法其實忽略或掩蓋了一些事情。

第一，這種「身體裝錯靈魂」的說法簡化了跨性別者在性別、年齡、外貌、地位、體形等等方面的各種不同狀態。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如果河莉秀說：「我是一個裝錯了身體的靈魂」，你會覺得很可信，很同情，因為她真的就像個女人的樣子，而且可能比一般女人還女人。可是這世上也可能有另外一些人，長得像阿諾．史瓦辛格那樣壯碩，但是也說：「我是個裝錯了身體的靈魂，我其實是一個女人。」（眾笑）看吧！你們還覺得很好笑，覺得不可信。為什麼你會覺得他一定要是長得完完整整最傳統的女人樣子，你才接受她是個跨性別者的

事實？為什麼我們一定要符合最傳統的那種性別角色的描繪才能擁有那種身分認同？在這裏，跨性別者所存在的各種不同樣子，以及我們對這些樣子的不同反應，其實可以揭露我們長久以來的性別刻板印象。20 世紀以來，兩性角色好象鬆動了，男人女人的風格也向中性趨近，可是一旦遇到了跨性別，遇到了變性人，我們最傳統的性別成見還是首先發動。

第二，身體靈魂的說法有時候掩蓋了跨性別主體每日斡旋身體和靈魂的錯置時所必須進行的日復一日打造工夫。假如說我想變性做一個男的，這不是一夜之間動個手術就變成功的，手術充其量只是給了你一個身體而已，但是「性別」是在日常生活中體現出來的各種細節表現綜合起來的東西。怎麼講話、怎麼動作、怎麼樣的氣勢、怎麼樣的穿著、怎麼樣的人生經驗和故事，這些東西都構成了我們個人的性別自我呈現。變性事實上是一個非常長的自我改造過程，是一個自我打造的過程。

你別以為天生是個男的就應該有個男人樣，天生是個女的就應該有個女人樣。老實說，我們每個人——不管是不是跨性別——都是經過一定的社會性別打造才成了現在這個樣子的。小時候女生在家裏要是坐的時候兩腿張開，像個男生那樣，就會被父母說：坐沒坐相，兩條腿並攏了坐。站也要有站相，腳下不丁不八。各位，你們是怎麼長成女人的？就是平時這樣調教養出來的。要是沒有這樣的性別調教過程，你們肯定是別個樣子。我們的文化不斷告訴一個女人頭髮應該怎麼樣、衣服應該怎麼樣、舉止應該怎麼樣、價值觀應該怎麼樣、面對別人互動應該怎麼樣，這是一個很長的調教過程。

跨性別者和我們一樣都承受這個社會的性別調教，不同的是，大部分人接受了被指派的性別，但是跨性別者在被按照生理性別調教成一個性別時，卻自我教育把自己調教成了另外一個性別，或者根本不

單純的屬於哪一個性別。不接受社會命定的調教，跨性別者就必須為自己創造資源，以便變成想要的那個角色。這是跨性別者跟你很不一樣的。你幾乎被整個文化呵護著長成了你的性別角色，但是他們在沒有什麼社會支援的情況下必須「做」出他／她們的性別。從跨性別者的生命，我們才清楚的看見，性別不是天生的東西，它是一個要日復一日繼續「做」的東西，一旦停止做，就會馬上被人覺得奇怪。比方說，你不留長頭髮，把頭髮剪得很短，穿著比較中性的衣服，你一走進廁所人家就會看你兩眼，想確定你是男是女。再不然就是看門上的標記到底是男廁還是女廁（眾笑）。你會笑，那是因為你們不在這個位子上，要是你是個跨性別，當你的存在日復一日被人質疑，被人懷疑，日復一日有人看著你，問你是男孩還是女孩？你到底是男還是女呀？不斷有人質疑、質疑，而不接納你的時候，你試試看是什麼感覺？

我過去兩年的研究主要是跟一群跨性別者訪談，瞭解他們是怎麼樣透過身體來呈現他們的自我。那個自我不是一個固定的自我，那是一個他們日日不斷地在打造、在塑造的自我，他們的身體日日在孕育著這樣一個不斷改變中的自我，打造著一個肉身的體現，尋求的是一個有安居感的身體。其實這也沒什麼特別，很多女人在鏡子面前看自己的時候，對鏡中自己的形象是非常的不滿，沒有那個安居感，總覺得自己應該這裏多一點、那裏少一點。對跨性別者來講，他們也一樣，他們在鏡中看到的那個樣子不是自己，她們看不到自己，因此必須去重新打造自己，把自己的自我體現在肉身當中。古人說「女為悅己者容」，跨性別者是「我為己容」，我是為了我自己來打造我自己。

這樣的體現當然需要物質基礎，最簡單的就是衣著。不過，說簡單也不簡單，因為日常生活對一個男身女裝者來說，他最大的困擾是什麼？最大的困擾就是他那個家。什麼是「家」？你以為就是你爸媽住的地方嗎？不。家是一種安居的感覺。我回到那個地方，我可以做我

自己的感覺。可是跨性別者在家裏就是做不了自己。比方說，一個男扮女裝的跨性別者，他連家裏放這些衣服的地方都沒有。我在訪談中聽到好多個跨性別者都說，他們有自己變裝的衣服，他們可以創造自己的形象，可是一旦回到家中，他就必須剝下他這個形象，做一個假的自我，而剝下來的這些東西要往哪放？中國古代故事有一隻鳥為了報恩就變成一個女人來幫恩公燒飯，她把一身的羽毛藏在水缸裏。跨性別者也有這種問題，這一身代表自我的衣著要藏哪？青少年的時候，大家也拼命想，要把日記本藏哪里，情書藏哪里，才不會給父母搜到。你們想想看，跨性別者跟你有一樣的困難，他買的高跟鞋、衣服，要往哪放？放在衣櫃裏嗎？哥哥一打開說：「這是誰的啊？」媽媽一打開：「誰的啊？」很困難吶！馬上就曝光了。「你怎麼會搞些女人的衣服在這裏？」對跨性別來說，家是一個沒有自我、沒有隱私的地方，家也是一個最容易讓自己被羞辱、被質疑的地方。

想要做自我的人沒有地方放自我，可是問題還不只如此，這個衣服不能不洗吧？洗了要晾哪？在家裏晾衣服，突然晾出一個奶罩來，媽媽說：「誰的？你不用奶罩，你幹嘛要洗呀？」結果拼來湊去也沒辦法圓謊。這是跨性別者非常嚴重的問題，越是親密的關係，他／她就越沒有地方藏東西，越沒有辦法編謊話。我訪問到一個年輕的跨性別小朋友，他買了一些女性的衣服放在家裏，同房的哥哥看到了，就問：「這是誰的衣服？」他說：「我女朋友的。」他哥哥說：「騙誰！你哪有女朋友？」你看，越是親密的關係也就越沒辦法扯，因為家人老早籠罩了你的生活。反倒是到了外面買衣服的時候比較有空間，可以跟售貨小姐講是買給女朋友的、買給妹妹的、買給媽媽的，你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女性親戚要你替她們買衣服。跨性別者都需要「族繁不及備載」。

跨性別者不光是衣服方面有問題，更嚴重的是一天要發生好幾次

的廁所問題。今天各位看到男廁所一邊，茶水間放中間，另一邊是女廁所，請問：一個跨性別者要進哪個廁所？在河莉秀變性之前，按照她的生理性別，這個看起來百分之百是女性的人就得進男廁所。你以為她進男廁所會容易嗎？不，往往在這種狀況下，男性的集體暴力就會顯示出來。臺灣在前幾年就出了個案子，一個非常娘娘腔、非常女性化的初中二年級男生在廁所裏的時候被男生包圍起來：「你到底是男的還是女的？來！脫下褲子來檢查！」幾個人把他的褲子扒下來，一陣暴力，他就莫名其妙地死了。在我訪談的 case 中也有一位四十歲左右的跨性別，在初中的時候讀男校，他也是非常女性化的，覺得自己應該是女生。他說上男校真是太可怕了！每次上廁所都不敢在下課的時候去上，因為會有一堆男生在裏邊，只有偷偷跑去上女老師的廁所。有次好死不死，從女老師廁所一出來就遇到班上最壞的三個男生溜課，說：「嘿！你怎麼從女廁所出來？」馬上把他拖到學生的男廁所去檢查他的身體，他後來就被這三個人雞奸了。你看到沒有？這裏倒不只是三個壞小孩傷害了一個好小孩的故事，這裏活生生的反映出性別體制對任何可能偏離正軌的主體都會施以各種不同的警戒和懲罰，輕的是在你進廁所的時候對你的短髮和中性衣著施以白眼，責問你是男是女，重的就可能是暴力和死亡。

當一個跨性別者想做他自己的時候，他的生活充滿了難題和危險，因為性別的強大規範力量常常是以暴力的形式出現，而且還說是為了保護女性。有個跨性別覺得自己是個女生，應該跟女生在一起，也好奇那個「男賓止步」的空間到底是什麼樣的，男裝的時候進不去，穿女裝總可以了吧！結果他在女生宿舍裏被抓住，抓住了以後立刻所有的罪名都加在他身上：「啊！你可能是想偷窺女生吧。搞不好是強暴犯，可能是要害女生。」在這裏你可以看到一個很嚴重的假設：我們這個社會認為，世界上只有男人和女人，而且男人總要欺負女人。

從這種簡單的兩性概念來看，你就完全看不懂跨性別。你看到的是：這個人之所以穿著女裝，乃是因為要陰謀滲入女生廁所或女生宿舍，他要去害女生。你就是沒辦法讀出來：他其實覺得自己是女生，對女生認同，想要靠近女生，覺得這樣會有安全感，他對侵略別人並沒興趣，而是愛女生、愛自己，不是要害女生。

當我們以兩性的架構去看跨性別的時候，我們總是會誤讀的：我們看不懂跨性別的生命，這是我想講的。每一個跨性別者在日常最普通的行為——大小便——的時候都無處容身，因為我們這個社會的兩性架構把男生、女生區分明確，中間一點空間都沒有。我有一個原生女性的跨性別朋友，她現在非常喜歡去小餐館，因為小餐館通常只有一間廁所，沒分男女，這樣她就不用天人交戰要上哪一間。我所訪談原生男性的跨性別上廁所的時候從來不用站姿，一律用蹲的或坐的，因為這樣才符合他自己認定的女性性別，結果他們上廁所的時候即使是到男生廁所也都是進到有門關得起來的內間去上，要不然你可以想象他會遇到什麼樣的刁難。和跨性別者相較起來，你們這些「正常人」真的很難想象自己順利上廁所是件何等特權的事情。

跨性別者希望以自己認定的性別來呈現自我，但是往往受限於社會規範而不能全然實現自我。在我們這個局部放鬆性別界限的時代，衣著的中性化使得很多原生女性的跨性別者可以開始穿一些很中性的衣服，穿長褲襯衫西裝外套打領帶，也可以剪很短的頭髮，比較能夠塑造出自己可以接受、社會也不太介意的裝扮。但是那些原生男性的跨性別者就比較沒空間，他們不能著女裝，結果唯一有限的底線就是：在衣服裏面穿著女生的內褲。一個人的自我被縮減到只能用內褲來維持存在，也夠慘的了。可是，有時候新聞報導抓到一些男人，後來發現他們居然穿著女性的內褲或者收藏了女性的內褲，大家可能會覺得噁心，覺得他們是變態。當然這些被抓到的人有可能有戀物的傾

向，但是也有可能是原生男性跨性別者的自我呈現而已。要是你只能把所有這種狀況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歸類為有問題的變態，那你就太眼光端淺，太思考簡化了。

對很多的跨性別而言，衣著的問題只是最外顯的問題，因為真正讓他／她們無計可施的現實是她／他們無可否認的原生性別身體。我認識很多原生女性從小就把胸部緊緊地綁起來，她們覺得很討厭這樣的身體：我為什麼會長出這樣的東西來？我是個男人！好端端的怎麼搞的下面滴起血來了？她們不能理解，自己的身體為什麼不按照自己的形象、意志、或者自我的位置來運作？另一方面，很多原生男性的跨性別則往往對下體部位的陰莖覺得困擾，常常想辦法要把它解決掉。我訪談過一個朋友，他家開雜貨店，他媽媽隔一陣子就發現店裏的膠帶少了很多，因為都被他拿去貼平下體。各位你們一定受過小傷，貼過醫療膠布，你知不知道那種東西撕下來是什麼感覺？痛得不得了的，更別說那種毛髮茂盛的身體部位，可是這位朋友小時候每天都在做。還有一些人拿開水燙，拿刀割，他們都這樣做過。你可能會奇怪：「哎呀！好可憐吶！怎麼這樣自我殘害自己的身體？」可是我們跨性別的朋友說：「這哪是我的身體？不知道哪來的東西？我不應該有這些東西。」你把身體當成一個整體性，固守住生理性別的裝備，所以你沒辦法理解，對他來講，他身體的那部分根本就不是他的。對他來講，沒有「自殘」這件事情，因為那個被「殘」的東西根本就不是「自己」身體的一部份，只是個奇怪的多餘東西。

這種對自我身體的看法其實並不是跨性別的朋友所獨有。在現代科技條件之下，很多人都選擇整型、除斑、美容、塑身，這些都是雕塑自己的身體，和跨性別者對自己身體的某種厭惡、某種修正、某種重整、某種偏好，其實蠻相似的。你可能很滿意自己的樣子，很安居于現有的身體之內，太輕易地接受了別人給你的形體，可是很多人都

堅持要自己心中的那個樣子：「我要做我自己！」

對這些打造身體的人而言，身體是個既相近也遙遠的東西。身體和自我之間，和自我認同之間，形成了既緊密又疏離的關係。緊密——是因為在打造的過程中，身體被主體要求很準確地、完整地體現跨性別的自我，每一分每一寸都要是自我。疏離——則是因為身體在這個打造過程當中被主體當成客觀的、有距離的存在。因此也似乎裝備了與大眾不一樣感受的觸角。你會認為那樣打造「好殘忍！」可是對他來講完全沒那回事。我有個朋友他去泰國動了變性手術，她動完手術就從泰國打電話給我，她說:「啊！何老師，我已經動完手術了」。我說：「真的啊！你有沒有很特殊的感覺呀？」她說：「沒有哇。它本來就不存在呀。只不過動個手術讓它完完整整地、徹徹底底的不存在而已。」我還呆呆的問：「啊，那你現在小便的時候會不會覺得下面空空的？」她的回答讓我覺得自己是白癡：「沒有哇！我從來沒有拿過它，我都蹲著上小號。」從很早開始，跨性別者對於自己身體的感覺就跟你不一樣，因此，要是用你那個小腦袋來想象，你永遠沒辦法理解跨性別的身體觀。

在轉變性別的過程中，跨性別者通常要服用異性的荷爾蒙，而你們知道，荷爾蒙會傷肝；變性手術無法提供生殖的能力，有時候甚至沒有辦法提供一個功能很好的性器官，也不能夠保障以後就能找到願意接納自己的對象。這麼糟糕的人生選擇還要花這麼大的錢，經過這樣的痛苦，可能還沒有辦法達到一個完美的身體，可能被這個社會唾棄——那你說，「為什麼還走這條路？」

答案很簡單。跨性別者說：「因為如果我不走這條路，我現在的這個樣子更是痛苦。每一天我都要面對這個不屬於我的身體；每一次上廁所，我都要忍受別人的窺視質疑和暴力，忍受歧視的眼光；每一個我愛慕的人到我面前的時候，我都無法開口述說我的情意。我退無

可退，我必須走這條路。」

跨性別在打造身體的操作過程當中突顯出來：兩性的性別體制原來是這樣狹窄的！這個規範的體制創造出男生應該這樣、女生一定要那樣，使得跨性別覺得兩邊都不是人。我告訴你，當我們認識一些跨性別者以後才會知道那個複雜的狀況，那可不是那種從小在兩性架構中成長、認為世界上只有兩種人（男性、女性），而且以為男人從頭徹尾地、從思想到身體都是男的，女性則都是女的。當跨性別者以五花八門、錯綜複雜的性別身體出現的時候，你真會發覺兩性論的架構簡直是太簡單了，簡直是太暴力地要求每個人都要消除異己了。兩性架構不是只區分兩性而已，它還在這兩性之間建立起敵意猜忌，使得跨性別者要交朋友都很難。他／她要怎麼跟你交朋友啊？要怎麼樣說明自己的狀況啊？你的小腦筋只看得到男人和女人，跨性別者要放在哪里？要怎麼自我介紹？往往這種很困難的局面還無法向別人解釋，也沒辦法跟別人說，這也使得很多跨性別者在日常生活中維持低調的、壓抑的、內斂的、很深沈的、不敢跟人家做朋友的人格和風格，結果常常被人家指責為「心理有毛病」。可是，真正有毛病的，是我們那個光棍眼睛裏揉不進沙子的兩性分隔體制，就是這個體制的僵化和堅壁清野使得跨性別者流離失所。

如果我們對性別能有比較流動的、動態的看法，容許主體有機會去定義他／她自己，那麼可能我們的空間會更大一點。因為跨性別者在打造他／她們身體的時候，也在改造我們對性別的觀念，也在改造我們的性別。自從我認識這一群跨性別的朋友之後，我覺得我對性別的問題再也不能引以為當然地說那是男的那是女的。我從來不敢這樣講，因為我每次都猜錯（眾笑）。

最後，今天下午談性工作與跨性別，我希望指出來的幾件事情是：第一，這些性邊緣的人口群現在都在歷史因緣際會中浮現出來，

也因而給了我們機會反省我們的成見和歧視，其中包括我們對性工作和性的歧視，我們對跨性別的性別歧視。第二，這些邊緣人口並不是和我們無關的異類。性工作者與跨性別者抬不起頭來，找不到資源，沒有安身之處，然而異類的主體仍然忍著痛苦和壓抑，打造他們身體，打造他們的人生，創造他們的專業，永續地經營——也因而鬆動了性別體制，改變了性的意義，使得所有主體，包括你我，都得以在這個日新月異的現實中尋找我們的自我。

性工作者與跨性別者展現了性別領域的局限，考驗我們是要繼續鞏固我們原來對性別、對性的制式要求，還是要重新思考我們充滿局限的性別體制。

謝謝！歡迎大家提問。

問答

同學：聽起來這些跨性別者無論是男變女還是女變男，他們最後還是沒能突破二元性別的局限。這是文化造成的結果，還是他們本身沒法突破這種文化的局限？

何春蕤：我今天沒有空把我的研究整個講給大家聽，因為在另外一部份裏我也指出來，這些跨性別者不管是女變「男」或男變「女」，那個結果都很難是所謂傳統的男女。你別只看表面的樣子，別忘了，畢竟她／他們的養成過程中充斥著另外一個性別的社會調教，這也使得跨性別者在認知和打造另一個性別的時候也會帶進來很多異質的因素。比方說，我有一次問一位原生男性的跨性別：「你變性完以後會是個什麼樣的女人？」他說：「很淫蕩的女人，我一輩子就想做一個淫蕩的女人。」當你聽到這句話從這個生理男性的人嘴中講出來的時候，你會有點不知如何回應的感覺，他想做的女人竟然不是一般想象的傳統賢淑女人。另外一位原生男性跨性別則說：「我絕對不要做傳

統女人，她們太脆弱了，我要做個有力量的女人，我要打擊男性的霸權。我要做女性主義者。」再補充一下，她是要做一個女同性戀女性主義者，因為他雖然變性成了女的，但是她喜歡的還是女的。看到一個目前外觀還很男性樣子的人自我介紹是個女同性戀，你真的很容易錯亂而不知如何回應。

如果用簡單的男女區分眼光來看，你很容易把這些跨性別看成只是想變成男的或女的，就好象你本來也只看得到她／他們的原生性別一樣。無論怎麼看，沒有跨性別意識的人就只能看到男女，而看不到其中多種的色彩和色調。很多人看不懂同性戀，看不懂跨性別，看不懂不男不女、又男又女的人——可是問題都不在這些異質的主體，而就在於那雙隻看得到兩種色彩的眼睛。

另外，變性手術不是「一個」手術，而是一組包括荷爾蒙療程、除毛或生毛、除喉結、加上各種整型重建手術，這是個很複雜的、可能一輩子都需要用各種方式繼續維護的過程。在這個無盡期的打造過程當中，老實說，沒有哪一個時間點能說這個身體是百分之百的屬於某種性別。因此，看到變性而說人家「僅僅是」男變女或女變男，恐怕是根本簡化了變性的意義，也暴露了你對變性過程的無知。

而且即使是選擇手術改變性別身體，也有很多人會只做一部份就覺得滿意了。比方說，對原生女性的跨性別而言，可能只要削平了乳房這個性征，能夠更順利的在外表上被當成個男人過日子就可以了。也有許多原生男性跨性別者只希望自己有胸部就好了，下面那一刀不想挨。泰國就有很多這樣的人，俗稱為「人妖」，他們有乳房，可是下面也還有陰莖。像這樣的性別狀態，你要說是變男或變女，恐怕都太簡化了。2003 年 12 月美國知名的跨性別小說家費雷思（Leslie Feinberg）會來臺灣訪問，如果你表面看他，他是一個非常帥的男人；要是問他是不是一個變性人，他會告訴你：「我服用過男性荷爾蒙，長過一嘴

絡腮鬍子，我的胸部已經削平了，但是我下面沒裝那根。」當一個身體已經沒有統一的性別符號時，你還能用最簡化的男女系統去套嗎？

人生百百種，這麼多樣子，為什麼我們只能用兩個框框來看，非此即彼，必得歸屬一個不可？為什麼只能有這樣簡單的二元思考？為什麼不惜壓抑異類的生命也非得要他／她們接受命定的性別不可？可不可能有什麼別的出路？

同學： 第一個問題是，您今天下午在講性工作者的時候，把三陪女、按摩女以及模特兒、檳榔西施等歸為性工作者。在我理解看來，性交易是一種謀取經濟利益為目的的性服務。按摩女郎在某種程度上是為健康服務，而模特兒更是離性服務更遠一些的一種職業。請問您，您對性工作的定義是什麼？

第二個問題，性服務者作為服務行業的一種，為了她的經濟效益必須遵循著她們職業內部的競爭規律，她的顧客是上帝。性工作者無法逃脫很殘酷的職業行規。通過您給我們的語言再現，臺灣性工作者那種愉快的工作經歷是不是有點以偏概全，或者是一廂情願的一種想象？我的問題是：女性作為性工作者，在經濟效益裏的這種競爭，如何去維護她作為一個主體的主體性？

第三個問題，您剛才提到檳榔西施的服裝，把她與張惠妹之類的明星的短衣相比較有一些雷同，她們暴露的程度被您當成同一類來看待。我認為：檳榔西施著衣的短，比如超短裙，是一種服飾，我們給她們另一種評價是因為它是一種生活劇目。張惠妹穿著短裙站在舞臺上是一種藝術，它本身有一種距離。還有模特兒，她們之間是存在一定的差別的。我的問題是：如果檳榔西施穿短衣「看得到，又吃不到」對她是沒有傷害，按照這個邏輯推算下去的話，既然身體的某一個器官是可以看的，也就是一個「看」，而不是一個「身體被傷害」的問題，這之間有什麼不同？即使是看得到又用得到或者吃得到，她也不一定

說這對身體造成了傷害，這之間有沒有什麼區別？

最後一個問題是：我感到您今天講到所謂傳統的好女人都成了一種被嘲諷的對象。您所說性工作者為了謀利益，她的這種操控及時的能力把它（性服務）變成一種愉快的、主動的工作狀態，相較之下，很多事情太太們反而不願做，不能夠操控情欲的局面。換句話說，現在的性工作者利用了傳統文化之下塑造出來的好女人與壞女人的差距去牟利。我的問題是：當現代社會通過一定的教育方式讓女性（太太）懂得操控情欲的方式，發揮自己主體作用的時候，這會不會影響將來性工作者的命運？

何春蕤：第一個問題是性工作者的定義和分類問題。你舉了兩個例子，比方說，模特兒不算性工作者，因為她是藝術；油壓指壓小姐也不算，因為她們是健康服務。不過，我們在臺灣對這兩個行業的看法不太一樣。油壓指壓小姐在臺灣確實是被視為色情行業的，裏面也有很多色情成分，除了按摩之外還有另外的調情及身體接觸，也可能有性的成分。至於人體模特兒其實也常被當成性工作者，因為她們多半是裸體，是以身體交易。我把這些用性的身體來作為交易範圍的工作都稱為性工作，它們的共同點其實在於透過對於性的想象、實踐、接觸來作為勞動的內容。至於是不是有些性工作比較健康、有些比較藝術，那倒是「見仁見智」，不過大致上來說，它們所背負的社會污名其實是很類似的。讓我用另外一個比方來顯示其類似性。如果有個陌生人碰你的身體，吃你豆腐，你通常會很氣憤，覺得被人莫來由的利用，覺得吃虧了；不過如果有個陌生人並沒有碰你的身體，只是用眼睛盯著你，讓你覺得自己好象在他面前赤裸裸的，你會不會也一樣的氣憤呢？在這兩個例子中你可以看到，是不是有接觸，是不是有性交，並非根本關鍵；有沒有動員到情欲，有沒有牽涉到性，有沒有直指性的身體部位，有沒有讓人想到使用或被使用，或得到歡愉的滿

足等等——這些才是各種形式的性工作被歸類在一起的真正關鍵。事實上，如果你把性工作的定義仍然局限在傳統的狹隘範疇之內，那麼現代很多形式的性工作都可能不能算是性工作了，例如提供色情電話服務的小姐，陪人喝茶跳舞看電影的援助交際。不過，對法律來講，這些都被視為性工作唷，都被視為非法唷。

第二個問題是性服務和競爭規律之間的各種糾葛。比如說，性工作者是否仍然會被迫必須要視「顧客為老大」？我覺得在某一個歷史階段，在一定的性工作條件下，例如人口販賣的年代可能顧客是老大，可是我們現在面對的是比較現代的性工作，這些工作的條件、勞動成分、操作方式也不太一樣了。所以很難說是不是還能「顧客老大」。今天下午我其實不斷在說，現代性工作的某些結構以及性工作者自己的操作，使得顧客越來越難做老大，這個歷史觀點是需要大家放在眼前的。再說，性工作也並不是唯一「顧客為老大」的行業，現代哪個服務業不是「顧客為老大」？要是不能給顧客這種感覺，他們還不來消費呢！服務業爭的就是誰最能讓顧客覺得自己做了老大，所以不必因為這個原因而特別認為性工作很糟糕。性工作就和所有服務業工作一樣，「顧客至上」並不表示顧客可以為所欲為。對這個問題有興趣的人，可以進一步參考甯應斌的《性工作與現代性》。

至於我對性工作者專業精神表現的分析是不是「以偏概全」，「一廂情願」？讓我這樣回答。如果「以偏概全」是說用數人頭來斷定是不是所有的性工作者都怎樣怎樣的話，那你絕對可以說我「以偏概全」，我也不會說所有的性工作者都有同樣的專業化精神——不過老實說，天下大部分的說法恐怕都是「以偏概全」，你想想，「中國人很重人情味」、「廣東人愛吃美食」、「女人愛虛榮、勢利眼」，哪句話不是以偏概全呢？換個方向來說，我覺得另外有些說法也很以偏概全，例如「性工作者真是可憐」、「女人力氣不足以對抗男人」、「在性這件事

上，女人都是吃虧的」，這些不也是以偏概全嗎？怎麼就看不見有些女人就是能超越這些說法呢？

真正的問題倒不是「以偏概全」，而是我們把這種評斷加在哪些說法上。要是遇到那些歧視女人、限制女人、強調女人無力感的話，我會說它們真是以偏概全，因為我們真的看到很多女人超越了這些成見。但是如果我們眼睜睜的看到有些女人已經超越了成見，我們卻是在一旁澆冷水，說那是以偏概全，質疑大部分女人是否做得到，那我就會覺得有點好奇：這樣的澆冷水，是存的什麼心呢？

第三個問題是有關檳榔西施的服裝是不是跟阿妹的服裝存在著不同的距離，比方說藝術的距離。我對這個距離沒多大興趣，我有興趣的是另外一種層次的距離；也就是那個所謂藝術的距離是在什麼樣的資本的、國際的、跨國的企業烘托和包裝之下，才使得阿妹的服裝看起來和檳榔西施有著不一樣的意義和價值？老實說，同一套衣服穿在檳榔攤和在舞臺上，恐怕感覺就差很多。我覺得檳欖西施在這個時候說出兩者服裝的相似性，其實正是凸顯出那個脈絡上的差異，以及那個差異背後包含了哪些深刻的因素。檳榔西施把自己類比為阿妹，正是利用阿妹的正當形象來揭露這個不對等的文化處理方式。

這個問題的後半部有關「看到又吃不到」的可能含意，我不太清楚最後你想問的是什麼？我猜可能你想問，如果說「看到吃不到」是沒受什麼傷害，那麼，就算「看到吃到」恐怕也沒什麼傷害，這樣一來，對女人的處境是不是更為不利？我想女人長久以來就有一些能力說自己如何受到傷害，一方面是因為我們練習的機會很多，我們確實受害的機會也很多；但是另方面也是因為這個文化對於女人遇到性的時候總是有既定腳本，總是想象女人如何受傷害，很難想象女人經歷一些事情而沒有受傷害。但是我們不能因為這樣就不讓有不同看法和感受的女人說她們的經驗。我曾經寫過一個故事，題目叫做〈拉鏈夾住陰毛

的男人〉，說的是一些女人各自遭遇強暴時的經歷。大家覺得女人遇到強暴總是會有可怕的下場，但是故事中的這些女人卻都遇到了一些荒謬的事情，例如強暴犯的褲子拉煉夾住了自己的陰毛等等。這些故事倒不是想說一些女人運氣好的例子，相反的，這些故事想要衝破籠罩在女人生命周圍的龐大陰影，因為女人從小到大只聽過可怕的強暴故事，結果使得沒被強暴的女人都還是在強暴的陰影籠罩之下，膽小、神經緊張、脆弱而容易受害。我們需要不同的故事，我們需要不同的想象，我們需要不一樣的人格調教。

我們每個女人身上可能都帶著各種各樣的陰影痕跡，只是我們沒有一個訴說的空間，我們只能午夜悶著寫回憶錄，或者突然閃過一個回憶，記起當年有過怎麼樣的一件事情。這些事情一定要在我們身上留下很深的痕跡嗎？它們一定要殘害我們的生命嗎？它們一定要讓我們抬不起頭來，沒有力量嗎？女人的這種宿命沒有可能有其他的結局嗎？當然不！

這就是為什麼我對女性性工作者在污名壓身的環境下面還能夠抬頭挺胸，還能夠這樣有力的活下去，我太有興趣了！因為她們的力量正是我們中間很多很多女人應該有的力量。我們的公共論述裏面到底要怎麼樣談情欲？這直接影響到女人能不能生活得自在、要不要繼續與羞辱自責為伍。你覺得檳榔西施在被人吃豆腐，殊不知她們正在以自己獨創的方式操作和顧客的互動；你看起來檳榔西施不檢點，殊不知她們卻在以自己的力量周旋閃過可能的侵犯;你覺得檳榔西施說「看到吃不到」是一廂情願的阿Q心態，殊不知她們就在這裏抗拒了性污名的挫折力。你只看到拒絕受傷害的說法可能會讓某些想要利用傷害論述的女人失去了仗恃，但是你沒有看到好女人的傷害論述已經讓多少女人永遠在受傷害的陰影中。

丁乃非：我來補充回答第四個問題。這個問題我覺得其實你已經

描述得很好了，就是那個「原配」（太太）的狀況，其實她處於一個象徵的位置，有充分的象徵價值，可是其實好象又被束縛或者被限制得非常厲害。如果我沒有聽錯的話，那個問題是：性工作者是不是操縱了封建制度下的好壞女人分野來獲得利益？我會說：原配正是這樣的，好女人壞女人之間並沒有那麼清楚的一條線區隔。或者說，性工作者可以操縱好壞女人的分野來獲得利益，這麼一來，也凸顯了這個利益的限制性和它的空洞性，我覺得完全被你描述出來了。

何春蕤：剛才那個問題還提到，就是性工作者利用好壞女人之分來操縱自己的利益，那麼如果教育使得大家都會了這一招，這樣會不會影響到性工作者的出路？我的回答是，第一，不要高估了「大家都學得會」的可能，有很多人還不肯放下身段呢！第二，不要低估了性工作者精益求精更向上發展的可能，歷史已經顯示性工作不斷在改變面貌，參與性工作的女人也越來越多不同的背景，這些因素都可能使得性工作變成我們現在還想象不到的樣式。這麼說來，這個假設性的問題就有點沒意思了。不過，如果所有的太太都學得會做性工作者的樣子，這個可能的遠景倒是挺令人興奮的；這也表明了性工作的政治詮釋有可能會促進所有女人在性方面的自主掌控。

張世君：這兩天聽了講座，我想談談我的感受和啟發。首先是開闊，富有遠見。因為很多東西是我過去沒有聽過，比方說她對性工作者的這些調查研究非常深。10 年前我在東莞的時候，跟當地的一個小姐，也就是做雞的吧，寫過一些文章，但沒有象何老師那麼地、感同身受地去瞭解她們。

第二點，打破性禁忌。過去談性色變，在國內還是有性禁忌。作為老師，如果你在學生面前談性，與眾不同的那人家就會有看法。

第三點是改變性觀念。不只是男性和女性兩種觀念，通過跨性別的瞭解，你就說不明她／他是什麼性，但他／她是個人，是一個主體

的人，這是改變性觀念。

第四：（1）、通過這課程的教學，我們要學習它的方法。那麼我就感到，要發現「性視角」。從何老師他們的三個教授講課來看呢，他們的研究是根于臺灣的現實情況，來發現一個新的性視角。通過對所謂「公娼運動」，觸發他們從性工作者入手來深挖。從這個視角（perspective）走進對女性主義的研究，就表現出女性主義是非常有實踐性的，它不是純理論的，一定要聯繫實際，這才是為社會在做貢獻。

（2）、尋找性理論。她有個理論框架、理論建構，她找到了西方馬克思主義。那這樣就有了強有力的理論知識的支撐，就好象伴奏一樣。

這樣我馬上就有一個啟發，就是什麼呢？首先，她們都已經做了的研究工作，我們就不要再重複了。但是我們可以接收一些觀念，例如在我的生活中，我再也不會碰上公娼或妓女時對其投以惡意的眼光。其次，我們要根據我們的國情和社會環境去尋找新的性視角。在座的同學都屬於要進入中產階級層次的人。何老師她們這次一下子就引進了那麼多性邊緣者，於是我們的位置動搖了，我們有些人產生了抵抗心理、反抗心理。我們的女大學生讀了這麼多年的書，又受到性壓抑，可是現在一夫一妻制動搖了，本來最有可能成為我們對象的那個人又被那些亂交朋友的小姑娘搶走了，你看多不快活！這樣的話我們就有危機感，那麼我們就有了我們性研究的視角；就是在我們國情允許的情況下、在一夫一妻制受到官方推行的情況下，因而我們選擇做「好女人」的層次中去發現新的性視角，因為「好女人」也不是死水一潭啊。人與人之間還是不同的，在這個當中去找我們女性的理論視角，也會做出好文章。

同學：今天聽了你的講座以後，我對性工作者確實有一定的認識，有一些新的看法。比方說，性工作者自己的一部份能力所煥發出來的力量，從女性的發展史來說，非常了不起。

我的問題是，會不會有人這樣問，這些性工作者們需要怎麼樣才可以改變她們原來的位置？這就是對性工作者的價值怎樣進行判斷的問題。洗污名，沒問題；給她們重新平反，沒問題。我們在整個社會結構中怎麼樣給她們定位，這是可能的一個問題。

甯應斌：意思是不是問，這種能動性跟主體性的物質基礎是什麼？

艾曉明：我能不能補充一下。就是她們在我們這個社會結構裏應該處於什麼樣的位置？我們不污名她們，我們不欺壓她們，那麼在我們這個社會裏，哪個位置她們可以去？假如說，把她們當工人看待或服務員，或者她是一個高級治療師，就給她高級治療師的位置，有一些藝術天分，就給她一個藝術家的位置。

何春蕤：我今天下午已經說了，她們是專業的性服務者、性工作者，她們這種專業人士就跟你是專業教師、專業工人、專業的服務員一樣，各自都有所屬的專業嘛。365 行，各行不同，各有專業。大家不是說職業不分貴賤嗎？那這句話是空話嗎？西方有些國家甚至已經有性工作者透過地方選舉而進入議會殿堂，成為政治人物。這個要看歷史吧，看我們這個潮流怎麼走，看看大家怎麼推，怎麼樣去改變周圍人的觀念。我已經說過，性革命不是一時之間發生的事，而是一個漫長的、跟自己過去成見還有歧視搏鬥的過程。

甯應斌：我想要強調性工作很多是地下化的，地下化當然牽涉到一個管制的過程，不過就連在地下化的狀況中，性工作也會繼續演變，它會涉及到很多力量相互角力，它也會慢慢改變我們對性本身的觀念、性的意義。所以，不是說現在它的樣子一下子就會變過來、性工作者可以一步登天的改變她們的位置，不會的。但是性工作會開始慢慢改變我們對性的看法，現在就有很多人從事性服務、性治療、性娛樂，昨天晚上王學海老師演講時就把性工作定位為娛樂業，可能有

一天我們會把它當作娛樂業，但是這種觀念顯然現在還不普及，而且對很多人來講，不能想象也不能接受。但是呢，說實在話，十幾年前也想象不到互聯網，但是人們還是慢慢的接受了一些新事物。性工作也只有在歷史過程裏才能慢慢去除性工業中不合理的成分，或者我們認為不符合文明的成分，不合乎人權的成分。它是慢慢的、一步步地變革的。

何春蕤：至於說這個歷史轉化的過程中要是污名去除以後，性工作者是什麼樣子？什麼位置？我覺得沒有人能斷言，因為就在這個轉化的過程中我們也不斷的改變社會，改變社會價值觀，同時也在改變我們所有的主體。我們自己都會變樣，還不要說是性工作者了。因此，真正值得觀察的倒不僅止于性工作者社會位置的改變，真正的改變是主體如何產生新的人格結構和情感，這才是承擔一個社會質變的重要關鍵。

同學：你講到很多事情是臺灣的狀況，我想問的是在中國大陸，人們在道德上對性工作者的存在都基於不同程度上的否定，最極端的是極端否定。我想問的是：第一，你如何解釋大陸對性工作者的道德觀念？第二，如何解決性工作者的道德否定？

何春蕤：對性工作者的否定不是什麼特殊的現象，臺灣從前也是，世界各地很多地方都是一樣的對工作者有強大的否定，這種道德上的否定可能來自對於性的觀念、對性的使用限制、對性的社會意義的界定、對女人的性的管理等等，實際的因素則還要看個別社會的文化脈絡。但是在一些小小的角落裏面，逐漸出現對性工作者的肯定，可能來自性工作者的小社群，可能來自她們的家人，或者是因為社會運動帶動起來的自我肯定。於是在歷史的過程當中，在社會的轉變過程中，性工作者的自我意識有了改變，而且在繼續轉變中。至於在中國大陸你們能做些什麼來幫助這個轉化？你們最清楚啊！這得靠你們

在地的人在本土的脈絡中去想出路。

在臺灣，我們最主要使用的是女性主義的語言、人權的語言、工作權的語言，而且和勞動團體、婦女團體、人權團體連結在一起，來對抗政府所立下的一些不利性工作的規矩。這個方面，在大陸能夠用什麼樣的語言說得通，使上級能夠聽得下去，使大眾有共鳴？能夠跟什麼樣的團體串在一起？這些都需要你們自己去嘗試拉到各式各樣的團體的人來幫助，然後能夠使得我們對這件事情的關心得到一些支撐。這個要靠你們自己對於社會的理解，對於社會力的分析，然後才知道大概要用什麼樣的方式、什麼樣的語言去改變這樣一個極端負面性的看法。

為什麼一定要改變性工作的意義和性工作者的位置呢？沒什麼，因為你不改，個人生命所負載的沈重代價就會繼續地耗下去。整個社會也會因為這樣的封閉心態而繼續滋生妒恨和歧視他人人生選擇的趨勢。我覺得這個代價還是蠻大的呢！

同學：我有兩個問題不大明白，你說性工者逐漸適應時代的發展。一個人長期處在性壓力下，出現這樣的性工者，我認為是被蹂躪者。但是我懷疑她會不會傷害第三者，懷疑她們存在的合理性，比如說在現在的社會上，它起碼會傷害一些傳統的好女人。人的欲望是無窮的，是不是每種欲望都應該滿足？第二個問題就說，有人就說現在這個艾滋病呀什麼的，就是因為亂搞性關係啊所帶來，所產生的，那麼我想你是怎麼樣看待醫學界對這些問題的看法，比方說亂搞才產生艾滋病啊。就說醫學界的看法是完全站在傳統觀念上強行進行一種道德的傷害，還是其他的？

何春蕤：性工作者會不會傷害到第三者？我們第二天課程在講「第三者」的時候，大家都說第三者就是外面的那個狐狸精，另外的那個女人就叫做第三者。可是你知道人類的親密生活當中一直都有很多

的第三者，也就是夾在親密關係的雙方之間的東西：夫妻生了小孩以後就有第三者了，可是你們從來沒把孩子當作第三者。婆婆的存在是第三者，你也沒把她當作第三者。先生愛打保齡球，你也沒把保齡球當作是第三者。同樣的是佔據時間情感的東西，但是大家都選擇性地認為只有那個外面的女人才算有破壞力的第三者，因此你才會特別覺得性工作者會傷害到好女人。說真的，我看很多婚姻之所以讓好女人受害，關鍵可能根本不在第三者這個壞女人，好女人所受的社會文化調教讓她容易受傷害才是真正的關鍵。另外，你們有所不知的是，歷來還有一種社會學的意見是說，性工作事實上挽救了好女人的婚姻，因為性工作使得男人能夠忍受婚姻。

你說「人的欲望是無窮的，是不是每種欲望都應該滿足？」這裏指的當然就是性欲。但是我覺得這個問題出自一個蠻根本性的誤解，也就是以為性是一個生理的欲望動力。動物界的性可能是一種生理的欲望，可是即使在動物界，生理欲望裏面也還包含了一些別的東西，比方說，要強佔，要做頭啦，要顯示誰是強者這樣的欲望本能。對於人類，尤其是現代人類而言，性就更複雜了，性是包括了很多欲望驅力的東西，它不是只出於生理的欲望，它所滿足的也不只是生理的、肉體的欲望。我這兩天講情欲革命就覺得大家可能只聽到了性欲革命，我覺得大家對現代的性還不夠瞭解。你沒有看到這裏糾葛著各式各樣的情緒嗎？我們和同一個人性交一百次，或者和一百個人各性交一次，在生理性慾上不是相同嗎？你們以為嫖客去找性工作者都是因為生理上的某些饑渴難挨嗎？不，他們有很多人並不是因為生理上有重大需求，我們訪談的性工作者可以告訴你，許多人去找她們只是因為這個女人可以毫不帶成見地，也不會有任何後果地對待那個男人，性只是其中的一部份互動。你要知道，一個男人跟他的妻子在一起互動的時候，那裏面可糾纏著各式各樣的東西呢！這裏面糾葛了許多人與

人之間的情感、情緒、性欲、記憶、利害考量、嫌怨、侵略、佔有、征服等等，有很多複雜的東西構成了我們現在個人的性的特質。

我們今天沒有空來講這個題目，在我的書《豪爽女人》裏面，我分析了現代社會裏充斥性別含意的性是怎樣形成的。我們從小所受到的各式各樣經驗，各式各樣教導，其實構成了我們對於性的情感結構，這樣一個情感結構也主導了我們的人格結構。我現在想說，搞不好大家眷戀那種安全感，我們懼怕改變，我們懼怕踏出新的一步，都跟我們童年養成的人格心理情感結構有關聯。我們已經養成了那種眷戀安全感，懼怕改變，討厭別人跟我不一樣的習慣心態，因為這些東西挑戰到了我們的既有存在方式，我們可能已經養成了那樣一個守成不變的人格。

這兩天我們也一直在陳述一件事情：那個一成不變的人格事實上是被一個體制支撐起來的，那是個充滿著暴力、壓迫、司法、警察、有著各式各樣權力的體制，而我們的安全感其實是建立在那樣的體制之上。我們的安全感就建立在我們跟一個看起來好象有非常強大力量的體制串在一起，我們跟它共存亡。這個體制可以叫做「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異性戀制度」、「兩性制度」、「道德體制」等等。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大家聽到可能「一夫一妻制」之外還有其他可能的時候就會暴跳如雷。要不然我們無法解釋這個情緒，為什麼我們講了這麼多東西，大家就只對「一對多」的可能性特別感冒？為什麼？這和你個人人生的聯結在哪里？這和你個人信念的聯結在哪里？這部分我覺得是需要大家自己去想的問題。

甯應斌：性工作合法化，跟好女人的存在之間，我想應該不一定有什麼關係啦。其他西方社會也有性工作是合法的，而那些社會的好女人們也並沒有因此就覺得受到威脅，我想這是和社會脈絡是否鼓勵女人彼此為敵有關。

第二，性工作的存在和性愛合不合一，剛才有人提到這方面的問題。我們並沒有「提倡」性愛不合一或者合一，我們只是說應該有不同的口味。有的人喜歡吃烤飯，有的人喜歡吃漢堡，有些人認為麵條才好吃。這些不同的口味應該平等地被對待，不應該有價值高下之分。你不能因為你對這個東西情有獨鍾，你就認為性愛合一比較好，你就強迫大家都要性愛合一。

最後一個問題是關於性工作者帶來性病的問題。要是你去看有關性工作文獻，你就會發現越是接近合法化的性工作者其實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性病的資訊和它可能的影響，在防疫方面比一般從來沒想過保險套的好女人更有概念。我在這裏還想提供另外一個歷史的角度：我們今天其實有相當多關於這一類的疾病都屬於公共衛生的領域，而公共衛生觀念的興起就是因為工業革命帶來了都市人口集中，因而造成很多傳染疾病的出現。如果你認為因為有性病，所以我們要反對性工作的存在，那是不是因為今日有霍亂的存在、瘧疾的存在，還有很多現代疾病的存在，因此我們要反對工業社會和都市化這些東西呢？我想這是推論不出來的。你們現在對性工作有一種價值預設，認為它引發了一些惡性疾病，想要禁止它；但是其實你看不到，我們現在的日常生活本身就是疾病的製造者，接觸頻繁，來往頻繁，這就是疾病傳染的溫床，但是沒有人去否定現代化，反而中國社會說：我們要和國際接軌，我們要和世界接軌。對啊，世界與國際的傳染病就是這樣來的。從這裏就可以看到，我們對於性工作帶來性病的芥蒂恐怕還是出於成見。

艾曉明：時間到了，不好意思。我們的論壇已經進入了第三天了，只剩下兩天了。我們大家都覺得意猶未盡，但欲望難填，所以回去以後大家得做功課，有問題儘量提出來，畢竟我們是在研究的基礎上談課程，有點希望大家不要只是口水之戰。舉個很簡單的例子，我

們昨天談性革命，我竟然沒有得到一個和性革命相關的問題。比方說你們有沒有人覺得中國的性革命在發生？如果中國的性革命在發生，中國的生產力表現在那幾個方面，它跟中國的情欲生產關係之間有什麼關係，表現在哪里？沒有一個人詳細的說，只有一個在書面的提到一些趣味的東西。但是在場上面，大家都是圍繞一與多，以個人生命中之關切當成一個理論討論的樣子來辯駁。我想要說，你不要只是想跟道德論述辯論的東西，在研究方法、思考的方式、使用分析的模式，也希望大家學到一點東西，看能不能用在你們覺得可以操作的材料上。回去以後不要單兵作戰，剛才何老師說各地結盟，這次來到我們教室的，我估計有同性戀者、異性戀者、變性戀者，有本校、有外校的，有廣州、香港的。大家各方面的結盟，然後結成各種戰鬥的小組，明天再來作戰。

2003 年 1 月 8 日下午

錄音整理：陳霞、余孝平、羅金

參考文獻

何春蕤，1994，《豪爽女人：女性主義與性解放》，台北：皇冠。

何春蕤，1999，〈拉鏈夾住陰毛的男人〉，《性／別研究》5&6 期合刊，桃園：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401-403 頁。

甯應斌編著，2004，《性工作與現代性》，桃園：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